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一期
2013 年 6 月　　頁 125~176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中原音韻》「的本」與「翻切圈註」本考辨

——兼談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

李　惠　綿*

提　要

本文運用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簡稱瞿本）與明刊訥菴本（1441）相互校勘，統稱「的本」。再運用明王文璧（約 1415-1504 年以後）《中州音韻》（1503-1504）與《重訂中原音韻》（1601）二書勘誤「的本」，統稱「翻切圈註」本。兩種系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本文擬深入探索，從而宏觀其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

本文第一個層次包含四個議題。其一，逐條舉證十九韻部中，瞿本與訥菴本各有正誤，或皆有訛誤者。從瞿本漫漶訛誤的現象觀察，瞿本較有可能是元刊景本。其二，根據《中州音韻》兩篇序文，考述王文璧據以校正的「故本」是指周德清《中原音韻》；然是否與〈正語作詞起例〉之十五提及「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見行刊雕」有關，則不得而知。再從卜二南序文考述王文璧

本文於 101.09.18 收稿，102.06.18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訂中原音韻》墨本並未刊行，直到葉以震歷經四年的讎校鐫摹，得以問世。故署題「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古吳葉以震校正」。其三，根據王文璧兩本韻書〈凡例〉考辨其內容體例之異同，兼與周德清《中原音韻》略作比較，彰顯王文璧先後進行「校正」與「增註」之功。其四，略舉翻切圈註本對的本勘誤之功。包括「的本形近而誤、字書查無的本韻字、的本音韻地位不符、的本小韻字音字形重出」等四種現象。這些都是隱藏在翻切圈註之中，必須與的本逐字校勘，並深入考察音韻語料，方足以分析校正勘誤的音理。

本文第二個層次是從曲韻韻書史的角度，探究的本與翻切圈註本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周德清編撰《中原音韻》，強調以中原正音創作北曲，入派三聲亦爲作詞廣其押韻而設，建構北曲度曲體系具有開創地位。王文璧翻切圈註本因兼具「音切釋義」之特質，成爲明代劇作家與度曲家重現北曲的語音圭臬。這是本文探索《中原音韻》的本與翻切圈註本相關議題時，在戲曲音韻跨領域研究中獲得的重要成果。

關鍵詞：周德清、王文璧、《中原音韻》、《中州音韻》、《重訂中原音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 Investigation of *Diben* and *Fanqie quanzhu* Editions of *Zhongyuan yin yun* —their Significance to Lyrics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Li Huei-Mian*

Abstract

This paper collates the edition of Zhou Deqing's (1277-1365) *Zhongyuan yin yun* (《中原音韻》), housed at Tongjian Library (銅劍樓) by Qu Tieqin in the Yuan (Qu edition thereafter), with the *naan* (訥菴) edition in the Ming. Both editions are generally called *diben* (的本). In addition, Ming scholar Wang Wenbi's (1415-1504?) *Zhongzhou yin yun* (《中州音韻》[1503-1504])and *Re-collation of Zhongyuan yin* yun (《重訂中原音韻》[1601]), both called *fanqie quanzhu* (翻切圈註) edition, are used to correct *diben*. The two types of editions are traceable to the same stock. Based on the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editions' significances to lyrics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rough a panoramic view.

The first level of this paper conducts four issues. The first issue lists the correctness and wrongness of Qu and *naan* editions in the nineteen rhyming categories. The observation of Qu edition's wrongness suggests that his version could be a duplicate from the Yuan dynast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two prefaces in *Zhongzhou yin yun*, Wang Wenbi's work is a collation on Zhou's. Moreover, a preface by Pu Ernan confirms that Wang's *Re-collation of Zhongyuan yin yu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the four-year proofreading and woodblock copying by Ye Yizhen (?-?). The *Annotation*, therefore, is titled "Edited by Gaoan's Zhou Deqing, annotated by Wuxing's Wang Wenbi, and proofread by Guwu's Ye Yizhen." Thirdly, compared with Zhou's original cop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ang's two books on the basis of *fanli* (凡例),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Wang's contribution to his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n Zhou's. Fourthly, the achievement of *fanqie quanzhu* edition for correcting *diben* is enumerated as well.

From the view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 dictionary, the second level looks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diben* and *fanqie quanzhu* editions to lyrics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Zhou's work tends to rectify the sounds of *zhongyuan* (中原[central plains]) f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That the entering tone was recategorized into other three tones was accordingly initiated for rhyme; he thus founded a composition system for the norther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Besides, thanks to their quality "separating sounds to give meanings," Wang's works became the phonetic norm for reproducing the northern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and the composition of Ming operas. This is an essential observation when engaging in related issues on *diben* and *fanqie quanzhu* edition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phon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s. (Translated by Huang-Lan Su, Ph. 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Keywords*: Zhou Deqing** (周德清)**, Wang Wenbi** (王文璧),
Zhongyuan yin yun (《中原音韻》), ***Zhongzhou yin yun*** (《中州音韻》),
Re-collation of Zhongyuan yin yun (《重訂中原音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原音韻》「的本」與「翻切圈註」本考辨

——兼談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

李　惠　綿

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版本源流概述已有專文，[1] 其音系論述亦成果豐碩，[2] 本文不著意於此。筆者執行《中原音韻》箋注專題計畫，運用元刊本與明刊本相互校勘，統稱「的本」系統；再運用明代王文璧兩本「翻切圈註」本勘誤「的本」系統。得知兩種系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中並有諸種議題有待釐清與考辨。本文擬深入探索，從而宏觀的本與翻切圈註本，分別對元明填詞度曲的意義。

《中原音韻》反映「中原之音」，[3] 成書過程中，曾有「的本」、「墨

* 本文係九十七至一百年度（2008-2010）國科會專題計畫「從周德清到徐大椿——元明清戲曲音韻史的考察」子計畫「周德清《中原音韻》箋注」研究成果之一（97-2410-H-002-145-MY3）。本計畫敦請何大安教授擔任音韻學專家顧問，感謝何教授指導，閱讀原典，對本文多所啓發與斧正。又感謝學報兩位審查委員不吝賜正，鉅細靡遺。本文得以增補修訂，謹致謝忱。

1 版本源流概述最詳實而有系統之代表作，詳張玉來：〈《中原音韻》版本源流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6-24。

2 論述《中原音韻》音系而卓然成家的前輩不及備載，詳楊耐思：〈《中原音韻》研究概述〉。楊福綿：〈近三十年臺灣省和海外《中原音韻》研究述評〉。兩篇文章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原音韻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49-269。

3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提及《中原音韻》代表的語音基礎，或爲大都音，或爲汴洛音，各家或稱「近代官話、元代國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解註刊雕本」流傳。〈中原音韻自序〉云：「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張漢英，以其說問作詞之法於予。……因重張之請，……葺成一帙，分爲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之，可與識者道。」[4] 這篇序文寫於泰定甲子秋天（1324），提及蕭存存，本名蕭敬夫，出身江西青原蕭氏望族，父蕭如愚，兄蕭立夫，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進士，授南豐府判官，卒於赴任途中。敬夫曾隨兄赴京，學習唱北曲。兄歿，淪爲歌妓，改藝名存存。[5]〈中原音韻自序〉評其「博學，工於文詞」。蕭存存精於度曲，熟諳北曲之病，對周德清極爲推崇，〈中原音韻後序〉曰：「疇昔嘗聞蕭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韻》，迺正語作詞之法，以別陰、陽字義，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之責也。」兩人相與研析作詞度曲，堪稱知音。周德清原擬托張漢英將《中原音韻》轉交蕭存存「鋟梓以啓後學」，惜其早逝。[6] 後由羅宗信「爭壽諸梓以廣其傳，與知音者共之」。[7] 羅宗信求鋟諸梓之《中原音韻》即是最初刻本，通稱「元（原）刊本」。虞集（1272-1348）〈中原音韻序〉曰：「余還山中，眊且廢矣。德清留滯江南，又無有賞其音者。」虞集謝病歸臨川在至順四年（1333），卒於至正八年（1348），[8] 則初刻本刊行年代或在此時期。《中原音韻》體例韻分十九，平聲分陰、陽，入派三聲，並有〈正語作詞起

中州音」等等，不同稱呼往往代表不同觀點；而據周德清原話爲「中原之音」，故採用之。頁 49。按：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云：「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本文贊同楊耐思之說，並據周氏用語，採用「中原之音」。

4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1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中原音韻自序〉，頁 175。

5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中原音韻序》（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隊陳江撰文考述蕭存存生平事蹟，頁 507。

6 周德清：《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之八。又周德清〈中原音韻後序〉曰：「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可參證。頁 211、255。

7 羅宗信：〈中原音韻序〉，頁 178。

8 明・宋濂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虞集傳〉曰：「文宗崩（1332），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頁 4180-4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以下簡稱〈起例〉），此即周德清自稱之「的本」。周德清又說：「泰定甲子以後，嘗寫數十本，散之江湖。」可知「的本」之前，亦即泰定甲子以後至泰定甲子秋之間，周德清曾經手抄數十本，其平聲分陰平、陽平、陰陽三類，是爲「墨本」。周德清澄清平聲分三類，是墨本傳寫謬誤，故曰：「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譏其前後不一。」[9] 可知墨本在先，的本在後，平聲分類不同。[10]

今所見《中原音韻》的本，韻譜無反切，〈起例〉之十一云：「《音韻》內每空是一音，以易識字爲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腳。」[11] 所謂「空一音」相當於音韻學上的「小韻」，亦即將同音的字列在一起，今所見傳本用〇和其他不同的字音隔開。董同龢先生說：這是考訂北曲語言聲母與介音的線索，因爲在一個韻類之中，又在同一聲調之下，字音再有不同，就只有聲母與介音的差異。[12] 每個小韻既以易識字爲韻首，同小韻諸字遂不須另立反切。〈起例〉之十五又云：「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見行刊雕。」可知的本刊行之後，又有逐字「解註釋義」的刊雕本，惜今不傳。本文考辨《中原音韻》重要版本分爲兩類，一曰「的本」系統，指景印、刊刻篇帙完整者。二曰「翻切圈註」本系統，指有反切釋義者。

一、「的本」系統——瞿本與訥菴本正誤考述

「的本」系統有兩本重要版本：（一）羅宗信代爲刊行的初刻本至今未

9 周德清：《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之八，頁 211。

10 陸志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鈔校說明》，認爲墨本是蕭存存手抄了幾十本流傳，周德清不敢承擔墨本平聲分三類的錯誤，而歸咎於已經逝世的蕭存存（頁 2）。寧繼福：《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墨本指社會上流行的種種抄本，不是周氏手稿，判斷是從蕭家傳抄出來的。又推測卓從之得到此抄本，修改釐定，將平聲分爲三類，遂與周氏原書抄本混淆，輾轉傳抄（頁 199）。按：此二說似與周氏原意有出入。

11 周德清：《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之十一，頁 211。

12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 6 版），頁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傳世者係瞿氏鐵琴藏劍樓的元刻本及其景印本，簡稱「瞿本」。[13] 卷首有虞集、周德清自序、歐陽玄、羅宗信、瑣非復初五篇序文，卷末有周德清後序。內容包括十九韻譜和〈起例〉共二十七則，韻譜前題「高安挺齋周德清輯」。可惜，瞿本多有殘缺漫漶。（二）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訥菴重刻本，簡稱「訥菴本」。訥菴〈書中原音韻後〉曰：「音韻一帙，高安周德清所輯也……。予不能作詞，愛其有補於正音，故於暇中稍爲正其傳寫之譌，可闕者仍闕之，以俟知者訂焉。」文末署曰：「正統辛酉冬十二月朔旰江訥菴書」。江西旰江人訥菴根據《中原音韻》傳寫之譌字稍加更正，可知此本不是覆刻，而是元刻本的重刻，基本保留元刻面貌。今有陸志韋、楊耐思校勘訥菴本出版。[14]（三）明程明善輯《嘯餘譜》收入《中原音韻》，初刻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覆刻於清康熙元年（1662），[15] 簡稱「嘯餘譜本」。是校改過的版本，[16] 可作爲參照的校勘本。[17] 因韻譜部分字排序與內容，不及瞿本、訥菴本保留元刻本的原貌，[18] 故不列入討論。

---

[13]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中原音韻》，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書書目注明是「明刊本」。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稱是「元刊本」。1922 年，瞿氏後人瞿啓甲編《鐵琴銅劍樓叢書》據以影印，書名頁題爲《元本中原音韻》，扉頁題「壬戌十月古里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印」，現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對照兩本之板式、字體、字形點畫，乃至漫漶或殘缺之處，完全相同。本文從舊題視爲元刊本，簡稱「瞿本」。

[14] 周德清：《中原音韻——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陸志韋、楊耐思校勘，據明正統辛酉訥菴本景印（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本文引用簡稱「訥菴本校勘記」。

[15] 明・程明善輯：《嘯餘譜》收錄《中原音韻》，萬曆本前半題「古歙仇必亨校」，後半題「上元夏時來校」。清覆刻本題「西吳張漢重校」。兩本皆館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16] 例如廉纖韻去聲「鞾」，訥菴本誤作「靴」；瞿本、嘯餘譜本作「鞾」爲是。又如江陽韻，瞿本韻首作「養」[iaŋ 去聲]；訥菴本作「養」；嘯餘譜本作「瀁」爲是（詳下文）。可見是校改過的版本。

[17] 例如歌戈韻上聲，瞿本作「裸」，訥菴本作「棵」，皆誤。當從嘯餘譜本作「裸」。

[18] 例如瞿本、訥菴本江陽韻「膪」[taŋ 陰平]、齊微韻「泣」[li 去聲]、眞文韻「孫」[suən 陰平]，嘯餘譜本分別作「鐺、莅、猻」。音韻地位雖然符合，然不及的本系統保留原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訥菴本與瞿本內容基本一致，只少歐陽玄序。陸志韋考述：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瞿本是元刊，近經趙萬里先生審訂，實際上是一個明刊本，大約是弘治、正德間（1488-1521）所刊。訥菴本篇帙完整，鏤版精湛，瞿本望塵莫及，是目前最好最早的版本。[19] 若據趙萬里考訂，則訥菴本比瞿本早半個世紀。陸志韋引用此說，頗具影響力。[20] 惜其未注明出處，[21] 不知趙萬里審訂瞿本爲明刊本何所依據。音韻學家張玉來提出四點反證：其一，該本整體上的刊刻風格不似明人，筆力遒勁，刻板豐滿，不類明人之纖細文弱。其二，該本經數代藏書家之手，說明其爲名家所珍視，並無人否定其爲元刊本。其三，該本各序與正文文字相異，非一人之筆法，尤其歐陽玄序，全用古隸，當是各序據序者之字體刻入，或爲元刻之舊。[22] 其四，該本與訥菴本相比，歧誤相當，難分優劣，不能說明訥菴本一定早出。因此即使瞿藏本不是元刊本，或非重寫新刻，應是照元刊本模樣覆刻，因此瞿本仍是最接近元刻本的版本。[23] 筆者贊同，仍據舊題，視瞿本爲元刊景本。

關於瞿本與訥菴本比較，張玉來說：「歧誤相當，難分優劣」，文中插入兩本比較，舉出瞿本正而訥菴本誤者有五條，訥菴本正而瞿本誤者有三條，其中關於韻譜者有四條，獲得結論是「總的情況，瞿本正者多，誤者少。」[24] 筆

[19] 本段節錄陸志韋校勘訥菴本「前言」（1964 年 6 月），頁 1-3。

[20] 劉能先、肖向東：〈周德清《中原音韻》版本淺深〉，《江西圖書館學刊》1987 年第 2 期，直接陳述瞿本刻於明正德年間，訥菴本比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還要早出半個世紀。頁 34-38。

[21] 趙萬里、冀淑英主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收錄於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公藏類第 19、20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載有「《中原音韻》二卷，元周德清撰，明刊本二冊」。頁 3641。不知是否即是趙萬里考訂的明刊本？

[22] 楊耐思：〈《中原音韻》的版本〉，考述歐陽玄序文不見於其《圭齋文集》，疑係後人僞託。瞿本序文排在虞集序的後半頁，獨用隸體書寫。訥菴本此處空白，更顯得這篇序文不可靠。頁 6。按：張玉來反證，當可釋疑。況序文未見於文集，不足證明非歐陽玄作。

[23] 張玉來：〈中原音韻版本源流辨正〉，頁 16。

[24]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對照《廣韻》音義，[25] 就韻譜逐字校勘箋注，得知兩本的確各有譌誤，分述舉例如下。

（一）瞿本誤而訥菴本正者

1. 東鍾韻上聲「勇」小韻第二字，瞿本誤作「檹」，字書未見；訥菴本作「擁」。擁，《廣韻》腫韻餘隴切「手擁，《說文》作攏，抱也。」按：作「擁」[iuŋ 上聲]，符合音韻地位。
2. 齊微韻上聲「痞」小韻第四字，瞿本誤作「圮」；訥菴本作「圯」。圮，《廣韻》之韻與之切。圯，《廣韻》旨韻符鄙切「岸毀，又覆也。」按：作「圯」[p'i 上聲]，符合音韻地位。中古濁上歸去，《中原音韻》依例當讀[pi 去聲]，此讀[p'i 上聲]，不詳所本。
3.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七」小韻第四字，瞿本誤作「剌」；訥菴本作「刺」。剌，《廣韻》曷韻盧達切「僻也，戾也。」刺，《廣韻》昔韻七跡切「穿也」。按：作「刺」[ts'i 入聲作上聲]，符合音韻地位。
4. 皆來韻陰平「皆」小韻末字，瞿本作「楷」，與上字重出；訥菴本作「稭」。稭，同「藍」。藍，《廣韻》皆韻古諧切「麻稈。稭，上同。」按：作「稭」[kiai 陰平]，符合音韻地位。
5. 蕭豪韻陰平「焦」小韻第四字，瞿本誤作「樵」；訥菴本作「燋」。樵，《廣韻》宵韻昨焦切，讀陽平。燋，《廣韻》宵韻即消切「傷火」。按：作「燋」[tsiau 陰平]，符合音韻地位。
6. 蕭豪韻陰平「標」小韻第三字，瞿本誤作「腰」；訥菴本作「膘」。腰，《廣韻》宵韻於霄切。膘，《廣韻》宵韻甫嬌切「脂膘，肥皃。」按：作「膘」[piau 陰平]，符合音韻地位。
7. 蕭豪韻上聲「狡」小韻第五字，瞿本誤作「茭」；訥菴本作「筊」。茭，

[25] 宋・陳彭年等著：《大宋重修廣韻》，本文根據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韻》肴韻古肴切。筊，《廣韻》巧韻古巧切「竹索也」。按：作「筊」[kau 上聲]，符合音韻地位。

8. 歌戈韻入聲作去聲「岳」小韻第三字，瞿本作「樂」，與上文重出；訥菴本作「藥」。按：藥，《廣韻》藥韻以灼切「《說文》云：治病艸。」按：作「藥」[iɔ 入聲作去聲]，符合音韻地位。
9. 家麻韻去聲「罷」小韻第三字，瞿本誤作「攡」；訥菴本作「欛」。欛，《廣韻》未收，《集韻》禡韻必駕切有「杷欛鞁」，注曰：「枋也，或从霸，亦作鞁。俗以从手，非是。」按：作「欛」[pua 去聲]，符合音韻地位。
10. 庚青韻陰平「冰」小韻末字，瞿本誤作「笲」；訥菴本作「并」。笲，《廣韻》青韻薄經切「竹名」。并，《廣韻》青韻府盈切「合也」。按：作「并」[piəŋ 陰平]，符合音韻地位。

（二）瞿本正而訥菴本誤者

1. 齊微韻上聲「底」小韻第四字，瞿本作「柢」，訥菴誤本作「祗」。祗，《廣韻》脂韻旨夷切「敬也」。柢，《廣韻》有都奚、都禮、都計三切，音異義同。此據都禮切讀[ti 上聲]，當從瞿本作「柢」。
2. 魚模韻上聲「主」小韻第三字，瞿本作「拄」，訥菴本誤作「柱」。柱，《廣韻》有二讀：（1）麌韻直主切「《廣雅》曰：楹謂之柱。」（2）麌韻知庾切「柱夫草，一名搖車也。」據（1）直主切，見魚模韻讀[tʂiu 去聲]。據（2）知庾切讀[tʂiu 上聲]，則與「拄」同音，《廣韻》注云：「拄從旁指」。按：就音韻地位而言，此處作「拄」或「柱」皆可。然魚模韻去聲已有「柱」字，況且北曲中多用「拄杖」一詞，支撐之義，與《廣韻》「拄從旁指」義近。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魚模韻上聲作「拄」，注曰：「支也。」故當從瞿本作「拄」爲是。
3. 眞文韻去聲，瞿本作「逴侻」，訥菴本作「逴奔」。逴，《廣韻》、《集韻》未收。《異體字字典》引《正字通》「逴，甫悶切，奔去聲，疾走。按：疾走，義同奔，奔亦有去聲，俗作逴。」奔，《廣韻》溷韻甫悶切，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讀[puən 去聲]。則訥菴本作「遊奔」，爲異體字。又傰，《廣韻》、《集韻》未收。《異體字字典》引《字彙補》：「傰，幫登切，音奔。那顏傰盞，元將名。」則「傰」讀平聲，非此音所本。《元曲釋詞》：「坌傰胖傰，均係『笨』的同音借用字。」如《詞林摘豔》無名氏散套【粉蝶兒】：「惜性命粧些鼇踩蠢傰。」[26] 瞿本作「傰」[puən 去聲]，符合音韻地位。故瞿本「遊傰」爲二字，是也。

4. 蕭豪韻陰平，瞿本作「挑」，訥菴本誤作「姚」。姚，《廣韻》宵韻餘昭切「姚悅，美好皃。」挑，《廣韻》有三讀：（1）蕭韻吐彫切「挑撥」。（2）篠韻徒了切「挑戰，亦弄也，輕也。」（3）豪韻土刀切「挑達，往來相見皃。」按：當從瞿本作「挑」，據（1）吐彫切讀 [t‘iau 陰平]。
5. 寒山韻去聲「案」小韻第四字，瞿本作「犴」。訥菴本誤作「犴」。犴，《廣韻》翰韻五旰切「獄也」。按：作「犴」[an 去聲]，符合音韻地位。
6. 寒山韻去聲「案」小韻第五字，瞿本作「旰」，訥菴本誤作「旰」。旰，《廣韻》翰韻古案切「日晚也，晏也。」按：旰，《廣韻》音「幹」，非此音之所本。《中原音韻》讀 [an 去聲]，不詳所本。
7. 尤侯韻陽平「柔」小韻第二字，瞿本作「揉」，訥菴本誤作「悚」。揉，《廣韻》耳由切、汝又切，義同。此據（1）耳由切讀 [ɽiəu 陽平]。悚，《廣韻》未收，《集韻》豪韻奴刀切。不符音韻地位。
8. 蕭豪韻去聲「窖」小韻第八字，瞿本作「酵」[kau 去聲]，訥菴本誤作「酸」。酵，《廣韻》效韻古孝切「酒酵」。酸，《廣韻》肴韻胡茅切「沽也」。不符音韻地位。
9. 廉纖韻陰平，瞿本作「掂」，訥菴本誤作「梮」。掂，《廣韻》、《集韻》未收。《康熙字典》引《字彙》：「掂，丁廉切，點平聲，手掂也。」注曰：「《集韻》以手稱物曰战挦，战音丁兼切。或作玷。此改爲掂，俗字，

[26] 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第 1 冊，頁 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攷。」故，《廣韻》添韻丁兼切「故斆稱量」。如喬吉〈爲友人作〉【水仙子】：「攪柔腸離恨病相兼，重聚首佳期卦怎占？豫章城開了座相思店。悶勾肆兒逐日添，愁行貨頓塌在眉尖。稅錢比茶船上欠，斤兩去等秤上掂，吃緊的曆冊般拘鈐。」這首曲文押廉纖韻，「斤兩去等秤上掂」格律作「十仄平」。按：據曲例，「掂」讀平聲，與「故斆稱量」之義相符，則「故掂」爲正俗字。

10.廉纖韻去聲，瞿本作「鼾」，訥菴本誤作「鼴」。鼾，《廣韻》豔韻昌豔切「鞍小障泥」。按：王文璧增註本、嘯餘譜本皆作「鼾」，作「鼾」[tʂʻiɛm去聲]爲是。

瞿本殘缺漫漶者，幸有訥菴本補缺。[27] 瞿本韻譜或因壞字、或因傳抄疏誤、或因形近而誤者，訥菴本都是正確的字。這就是訥菴「稍爲正其傳寫之譌」。換言之，訥菴根據「傳寫之譌」的手抄本或元刻本而正其訛誤。雖然訥菴「正其傳寫之譌」，然訛誤者亦不在少數。從瞿本漫漶或訛誤的諸種現象觀察，較有可能是元刻景本，年代應早於訥菴本。此外，另有瞿本、訥菴本皆誤者，可據翻切圈註本校勘正訛（詳下文）。此即訥菴所說：「可闕者仍闕之，以俟知者訂焉。」訥菴期待校正審訂《中原音韻》的「知者」，出現了王文璧和葉以震。

二、「翻切圈註」本系統——王文璧《中州音韻》與《重訂中原音韻》考辨

所謂「翻切圈註」本系統，指的是王文璧（約 1415-1504 年以後）[28]《中

[27] 瞿本馬韻上聲「瘂○灑傻〔傻俏，不仁〕○賈假哑○寡吗剮○奼詫○把○瓦○鮓○打○耍」諸字缺損，可據訥菴本補。

[28] 王文璧，吳興人（今浙江湖州），生平事蹟無考。張竹梅：《中州音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考述王文璧生平活動大約於明宣德（1426-1435）至正德（1506-1521）年間，頁 6。按：王文璧生卒年考訂，詳下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州音韻》與《重訂中原音韻》。「翻切」即反切，圈註是「圈內逐字解注」。「圈」指小韻，即其〈凡例〉之十一云：「音韻內每○是一音，以易識字爲頭。」兩本韻書僅收錄十九韻譜，各小韻首字之下，有反切、叶聲、直音等標音法，並有解註釋義。本節先分別概述二書，繼而逐項釐清其體例內容之異同。

（一）王文璧《中州音韻》

《中州音韻》較早的刊本有內閣文庫本（簡稱內閣本）和弘治本。[29] 韻目前皆題「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校正」。卷首皆載虞集〈中原音韻序〉，係出自瞿本、訥菴本。周德清自題書名爲《中原音韻》，假設《中州音韻》與《中原音韻》無關，何以署題「周德清編輯」？顯然《中州音韻》是《中原音韻》的別名，此乃沿襲虞集的稱述。虞集序曰：「高安周德清，工樂府，善音律，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干部，以爲正語之本，變雅之端。」由於虞集稱《中原音韻》爲《中州音韻》，明清曲家或小學家引用往往混而爲一，如內閣本和弘治本序文即是。弘治本有蔡清[30]（1453-1508）〈中州音韻序〉，摘錄如下：

> 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爲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爲人間不可無之書也……。我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爲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諸儒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

[29] 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內閣文庫本，館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弘治十七年（1504）刊本，館藏上海圖書館善本室，封面書名《中州音韻》下有「周德清著，明弘治精槧本。己卯冬錢式嘉題簽」。

[30]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 年），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授禮部主事，以病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以忤宸濠，乞致仕。正德三年（1508）起南京國子監祭酒，命甫下而卒，年五十六。頁 8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何以言之？虞文諸公，一代名儒也，嘗愛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薊失於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既嘗見其書矣。既嘗見其書，其無所采於其書乎？夫諸儒之採用其書，初無損于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能集眾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爲可嘉，而德清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爲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爲識者所賞，而未及顯行於世，況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爲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罍，其甥也，屬爲梓行之。適漳守羅侯列及龍溪尹姚君朋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于其端……。文璧先生以九十之老而拳拳於此，庶幾漢伏生之風哉！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爲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序文末署題「弘治十七年龍集甲子夏五月望，賜進士奉議大夫，南京吏部郎中晉江蔡清書」。蔡清記述若干要點，其一，所稱周德清《中州音韻》皆指《中原音韻》，此乃沿襲虞集之說。其二，肯定周德清《中州音韻》「聲得其正」，強調《洪武正韻》得於其書者甚多，其功厥偉。其三，周德清《中州音韻》蠹蝕湮晦復百餘年，自弘治十七年（1504）上推，大約是明永樂年間（1404 年前後），相距羅宗信刊行的初刻本（1333-1348 之間），約七十年左右。王文璧「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爲益精且詳。」所謂「故本」即是上文指稱周德清的《中州音韻》。其四，王文璧「今年九十」，上推其生年約爲永樂十三年前後（約 1415 年），卒年爲弘治十七年以後。其五，王文璧屬託正在福建任僉事的外甥張罍代爲刊刻（詳下文）。漳洲太守羅列及龍溪縣令姚朋贊襄以成，請蔡清作序。以上要點可於內閣本卷末附載〈中州音韻後序〉得到佐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以其起於江左，殊失正音，命儒臣隨音刊正，爲《洪武正韻》，悉去沈約之陋，惟以中原雅音爲定。列聖相承，百三十餘年于茲。車書一統之盛，度越前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信吾夫子所謂「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是已。說者以中原雅音即《中州音韻》，高安周德清所著也。分韻定字，虞文靖公識之詳矣。其間殘缺失次者亦多，一起而正之者何人耶？先宜人母弟王文璧先生，通書史，善音律。參互考訂而加修飾焉，缺者補之，訛者正之，音切注釋，視舊本尤詳。以予竊祿閩中，附以示教。不……（下闕）。

這篇序文下半葉闕如，從蔡清自述「先宜人母弟王文璧先生」，確知就是王文璧外甥張礨[31]爲內閣本作序。《洪武正韻》成書於洪武八年（1375），從「列聖相承，百三十餘年于茲」，則內閣本付刻當在弘治十七年（1504）之前，下限則是弘治十六年（1503）羅列和姚朋知任之時，[32]可知王文璧《中州音韻》這兩個刊本時間非常接近。序文稱述「《洪武正韻》惟以中原雅音爲定」，語自宋濂〈洪武正韻序〉。又《洪武正韻・凡例》亦曰：「其不及者補之，其及之而未精者，以中原雅聲正之。」[33]邵榮芬解釋《洪武正韻》所謂「中原雅音」或「中原雅聲」，非指韻書，而是當時普通官話語音或正音（正聲）。所謂正聲，即《洪武正韻・凡例》第五條云：「欲知何者爲正聲，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爲正音也。」這就是《洪武正韻》作爲審音定讀標準

---

31 明・淩迪知：《萬姓統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記載：「張礨，歸安人，成化丙戌進士。廉介特立，歷官州，縣民立生祠。遷福建副使，竟以強直賈禍，繫獄者七年，後釋歸。」第956冊，卷40，頁615。按：許德寶：〈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的初刻年代和諸版本的關係問題〉，《中國語文》1991年第1期，引用《萬曆湖州府志》，張礨當是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進士，《萬姓統譜》誤作「丙戌」（1466）。張礨進士後先在江西知上高縣，後累升福建副使。明代按察副使是正四品，故稱母爲「先宜人」。後因「廉介特立」得罪人，被降爲「僉事」（正五品）。弘治十七年大約仍在任，繫獄七年後，釋歸鄉里，當是正德年間。頁50。

32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年），引《漳州府志》載弘治十六年，羅列在任；姚鵬亦於同年知任龍溪。由此判斷王文璧《中州音韻》成書於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至武宗正德三年（1508，蔡清卒年）之間。頁43-44。

33 明・樂韶鳳等編：《洪武正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序文、凡例，見頁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中原雅音。[34] 張轡序文稱述「中原雅音即《中州音韻》，高安周德清所著也」，此與蔡清指稱相同，《中州音韻》實指周德清《中原音韻》；「中原雅音」亦是泛稱，雅音即「雅聲、正音」也。張轡藉「說者」之言，稱許周德清所著足以代表中原雅聲。由於周德清之書頗多殘缺失次，王文璧乃「參互考訂而加修飾焉，缺者補之，訛者正之。音切注釋，視舊本尤詳。」說明王文璧參互考訂「舊本」加以「校勘、增補、正訛」。學者或以爲「舊本」係指《中原雅音》，甚至主張《中原雅音》就是周德清《中州音韻》，因而認定周德清就是《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雅音》的作者。[35] 此觀點引發質疑，並有專文討論。[36]

綜上所述，根據內閣本、弘治本兩篇序文上下文義，筆者認爲王文璧《中州音韻》據以校正的「故本」或「舊本」是指《中原音韻》（別名《中州音韻》），這樣才能解釋《中州音韻》所以題爲「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校正」之故。至於王文璧據以校正的故本或舊本，是否與〈起例〉之十五提及「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見行刊雕」有關，則不得而知。

（二）王文璧《重訂中原音韻》

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刊刻後，另有增註《中原音韻》二卷傳世，別名

[34] 邵榮芬：《中原雅音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中原雅音》原書失傳，明人章黼《韻學集成》多有引錄。此書成於《洪武正韻》之後，當作於《瓊林雅韻》（1398）與《韻學集成》（1460）之間。此外，提出四點理由辨正《洪武正韻》所謂「中原雅音（聲）」非指《中原雅音》韻書。頁 1-8。

[35] 許德寶：〈《中州音韻》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關係〉，認爲「《中原雅音》就是《中州音韻》，周德清就是《韻學集成》所傳《中原雅音》的作者。《中州音韻》出於宋代，後經周氏解注，王氏校正，才變成我們今天見到的樣子。」頁 289。

[36] 針對許德寶提出質疑者，如曾曉渝：〈《中原雅音》就是《中州音韻》質疑〉，《中國語文》1991 年第 1 期，頁 60-63。又如龍莊偉：〈論《中原雅音》與《中州音韻》的關係〉，《中國語文》1991 年第 6 期，頁 64-69。按：兩篇文章皆主張二書互不相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訂中原音韻》、《中原音韻問奇集》，[37] 韻目前皆題「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古吳葉以震校正」。大業堂本有卜二南[38]〈中原音韻序〉，署題「萬曆辛丑重陽後一日檇李卜二南譔并書」，引錄末段如下：

> 勝國奏德清之絕技，明興擅文璧之材華。攷百氏之訛，寸心幾嘔；訂分毫之辨，脩鬢欲枯。理析陰陽，大江東寘將軍鐵版；韻諧宮徵，楊柳岸聽幼女清歌。第墨本未流，屬元聲久秘。璚珠懷袖，能韜不夜之光；良璧在笥，孰掩燭天之氣。吾家季氏，妙旨夙躭。讐校賢勞，鐫摹工雅。起於柔兆，迄自屠維。決北溟之迷津，要使韻流傾耳；指南箕於覺路，定教詞伯軒眉。匪直供四座之清歡，實以助萬年之聲教。因書以爲敘。

這篇序文以駢儷句法將周德清、王文璧並舉，從而強調王文璧「攷百氏之訛，訂分毫之辨」。惜其「墨本未流、元聲久秘」，可知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的墨本，一直尚未刊行流傳，遂由卜二南稱述的「吾家季氏」校讎、手

---

[37] 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有三種名稱：（一）書題《中原音韻》有三種版本，稱曰「萬曆本」系統：（1）萬曆辛丑（1601）大業堂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處。（2）寶翰樓印本，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鏤刻清晰，篇帙完整。（3）國子監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卷一、卷二韻譜首頁均有「國子監藏書」大印。（二）書題《重訂中原音韻》，九思堂藏板，扉頁有「度曲須知」、「諸名家定本」字樣，現藏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三）書題《中原音韻問奇集》，三槐堂刻本，扉頁有「度曲須知」、「校訂諸名家定本」字樣，現藏天津圖書館。第（二）、（三）種書名雖有別，序文（殘缺）、凡例、內容一致，且均與書題《中原音韻》內容相同。（參許德寶：〈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的初刻年代和諸版本的關係問題〉，頁 47-59；王靜嫻：《明葉以震重訂中原音韻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位論文，馮蒸先生指導，2007 年 5 月，頁 8-13。）按：本文根據大業堂本及國子監本，採用《重訂中原音韻》書名。行文間，爲區別之便，或稱周德清韻書曰「周韻」，或稱《重訂中原音韻》曰「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

[38] 清・任之鼎、范正輅等撰：《秀水縣志》，康熙二十四年序刊本，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 年），記載「卜二南，字太始，浙江嘉興秀水人，萬曆癸卯（1603）應天舉人。知西寧縣，修舉廢墜，葺學校，繕倉廩，有《西寧政略重修儒學碑記》。任滿，士民立碑誌思。遷知臨桂，以病乞休。兩舉鄉飲大賓，年八十三卒。所著有《鷄肋集》等書。」頁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抄、刊刻，時間自柔兆至屠維（1596-1599），[39] 歷經四年，而於辛丑（萬曆二十九年，1601）由卜二南作序。研究者推測「季氏」就是卜二南同宗兄弟排行第四的戲曲家卜世臣（1572-1645）。[40] 然序文不提校正者葉以震其人其事，實不符作序宗旨。「季氏」典故出自《史記》，指稱「賢明聖德」的季歷，此處代指「讐校賢勞」的葉以震。[41] 所謂「讐校、鐫摹」即是葉以震「校正」的實質內涵。又卜二南自稱「檇李」，與「古吳」葉以震，古代同屬吳郡，[42] 故稱「吾家」。[43]

---

39 太歲在丙曰「柔兆」，在己曰「屠維」。由萬曆辛丑作序上推，當從丙申至己亥，歷經四年。

40 王靜嫻：《明葉以震重訂中原音韻研究》，認爲「吾家季氏」限定了血緣關係，但他是否就是葉以震，或與葉以震有關係，不得而知，頁 15-17。

41 「季氏」指季歷（王季），史載其賢明而有聖德。按：季歷出自《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見漢・司馬遷撰，顧頡剛等點校：《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445-1446。

42 史爲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檇李，一名醉李，今浙江省嘉興縣西南。《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古吳指蘇州，古稱「吳」。隋文帝開皇九年（589 年）改吳州治，治所在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以姑蘇山得名。大業初復爲吳州，尋又改爲吳郡。唐武德四年（621）復爲蘇州，七年（624）徙治今蘇州市。頁 2789、1213。按：檇李、古吳，皆屬吳郡。

43 古代往往稱同宗曰「吾家某某」，然亦可指稱同郡或同鄉。如明・王驥德：《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4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雜論〉第 109 條曰：「冬青一事，係吾家王修竹監簿，以故宋戚畹，不勝痛憤，捐重貲，命家客唐、林二君爲之，而己諱其事，世遂泯泯不白，然見他書可考。」（頁 180）。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4-1976 年），記述「王英孫，字才翁，號修竹，會稽山陰人，克謙子。仕將作監主簿，家饒於貲。宋亡後，延致四方名士，賦詠相娛。善畫墨竹蘭蕙，爲一時士人所宗。」（頁 323）。按：王驥德、王修竹皆會稽山陰人，雖同姓未必同宗，稱曰「吾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中州音韻》與《重訂中原音韻》體例之異同

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和增註《中原音韻》（以下分別簡稱校正本和增註本），刊行時間相距將近一百年。張玉來說：「葉以震據《中原音韻》的框架，恢復陰、陽平的區別，是一本混編本。……葉氏的改編並非完全依照王文璧《中州音韻》而來，王文璧的注釋有的取消，有的改動。小韻內的字序不依王文璧，而是先把《中原音韻》的韻字置前，後加╳，再列王文璧韻字。」[44] 張玉來將增註本之增刪改動歸屬葉以震，筆者認爲是王文璧增刪改動，葉以震是「讐校鐫摹」之功。校正本〈凡例〉僅有八條，增註本增加後五條，共十三條。其中第 12 條是新增，第 9、10、11、13 條皆轉錄〈正語作詞起例〉，這是觀察二書體例異同的重要材料。

1. 翻切圈註一遵《洪武正韻》，[45] 其舊本有而《正韻》無者，闕之；或《正韻》有而舊本少者，補之。
2. 定字以聲之清濁，用字者當隨聲措字。分韻以聲之上下，用韻者當隨字成文。
3. 每韻各起平聲，次上聲，次去聲，而入聲分隸三聲，叶而用之，總十九韻而四聲皆在其中矣。
4. 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之音，散出各韻，分別陰陽、清濁而用。
5. 字同義同或兩見者，注切不同；有字同而義不同者，隨韻分注，有一字而收入二三韻者，各有所用，並存之。
6. 韻字點畫並依《正韻》改正；如字同而點畫不同者，去之。
7. 各韻以平聲提起，而屬以上聲、去聲者，聚以類也。入聲難諧而隨韻分隸三聲者，協以正也。
8. 閉口字音類分在後三韻，間有一二當閉而收入開口韻者，叶之以正，不

[44] 張玉來、耿軍校：《中原音韻校本——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38-39。

[45] 此據內閣本《中州音韻・凡例》，弘治本僅有「正韻」二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得而閉也。

9. 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
10. 《中原音韻》的本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蕭君欲鋟梓以啓後學，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後，嘗寫數十本散之江湖，其韻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陰陽如此字。夫一字不屬陰則屬陽，不屬陽則屬陰，豈有一字而屬陰又屬陽也哉！蓋傳寫之謬。今既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譏其前後不一也。
11. 《音韻》內每○是一音，以易識字爲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腳。
12. 《音韻》內每╳是舊本所無，皆係增入。
13. 《音韻》不能盡收《廣韻》，如崆峒之崆，雯駕之雯，倥傯之倥，鶡鴿之鶡。諸字之類皆不可施於詞之韻腳，作者毋誚其不備。

歸納十三條〈凡例〉，第 1、5、6、11 條說明「字音、字義、字形」之依據與體例；第 2、4 條說明定清濁、別陰陽；第 3、7、9、10 條說明聲調分類；第 8 條說明閉口韻；第 12、13 條說明增註符號及韻譜收字原則。以下酌取二書例證，兼與《中原音韻》、《洪武正韻》比較，逐項分析其體例之異同。

（1）翻切、圈註、字形遵《洪武正韻》

〈凡例〉第 1 條開宗明義：「翻切、圈註一遵《洪武正韻》。」判斷王文璧以《洪武正韻》（以下簡稱《正韻》）爲依據的重要原因是《正韻》有反切釋義，而《正韻》又是「壹以中原雅音爲定」，在分韻方面大抵與《中原音韻》相合。此外，《正韻》平聲不分陰陽，聲母分清濁、濁上不歸去、入聲獨立。王文璧既可運用《正韻》，又可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爲《中原音韻》進行校正或增註。〈凡例〉之六又云：「韻字點畫並依《正韻》改正」，如東鍾韻陰平，瞿本、訥菴本作「兇」；翻切圈註本據《正韻》作「兇」。又如「匆」字，據《正韻》作「悤」。可知字音、字義、字形大抵依據《洪武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韻》。茲以《中原音韻》東鍾韻陰平前四個小韻爲例（按：編號代表該韻書的小韻次序），分別對照三本韻書的韻字次序及其反切，並摘錄《正韻》釋義，列表如下：

《中原音韻》（1324）	《洪武正韻》（1375）	《中州音韻》（1504）	《重訂中原音韻》（1601）
陰平 1 東冬[tuŋ 陰平]	平聲 1 東德紅切，春方也。涷，暴雨。蝀，蝃蝀，虹也。冬，四時之末。雺，雨貌。	平聲 1 東，多龍切，春方也。冬，四時之末。蝀，蝃蝀，虹也。	陰平 1 東，多龍切，又江陽韻。冬。╳蝀，蝃蝀，虹也，又去聲。
陰平 2 鍾鐘中忠衷終[tʂiuŋ 陰平]	平聲 23 中，陟隆切，極也。又滿也。又中央，蓋四方之中也。衷，方寸所蘊也。誠也。忠，內盡其心而不欺也。終，極也。螽，詩注螽斯，蚣蝑也。陸璣疏曰，蝗類也。眾，多也。霖，久陰小雨。鍾，《說文》：當也，又酒器。鐘，《說文》：樂器。忪，心動也。衳，征衳遽行。橦，本音同，今借爲木橦字。	平聲 2 中，之戎切，中央，又滿也。衷，誠也。忠，內盡其心。終，極也。鍾，酒器。鐘，樂器。螽，螽斯，蝗類也。眾，多也。	陰平 2 鍾，之戎切，酒器。鐘，樂器。中忠衷終。╳螽，螽斯，羽蟲也。眾，又去聲。
陰平 3 通蓪[t‘uŋ 陰平]	平聲 2 通，佗紅切，達也，徹也。侗，未成器之人。恫，痛也。侲，偶人。桐，漢〈安世房中歌〉：「桐生茂豫」，顏師古曰：「桐讀爲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與通義同。」蓪，藥草有小孔通氣。	平聲 32 通，他隆切，達也。蓪，藥草。恫，[46] 痛也。侗，未成器之人。	陰平 3 通，他隆切。蓪，藥草。╳恫，痛也。侗，無知之人。

[46] 《中州音韻》各本誤作「恫」，當據增註本作「恫」，或爲葉以震根據《正韻》校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陰平 4 松嵩[siuŋ 陰平]	平聲 21 松，息中切，木名。淞，江名。淞，凍也。菘，菜名。崧，山高而大，通作崧。鯣，似鷹而小能捕雀。憱，惺憱，了慧。鬆，�existing鬆，髮亂貌。娀，國名。嵩，山高也，又中嶽。《詩》作崧。	平聲 3 松，西宗切，木名。淞，江名。嵩，中嶽。	陰平 4 松，西宗切。嵩，中嶽。╳淞，江名。

表格中，《中州音韻》係摘取《正韻》釋義；相較之下，增註本更爲簡約，大抵而言，凡通俗易曉之字，如「東冬○中忠衷終」等字，不再釋義。可見校正本與增註本釋義有繁簡之別。又兩本翻切圈註本反切基本相同，[47] 不過，使用切語卻與《正韻》不相同。[48] 不僅平上去三聲反切不同，入派三聲亦有出入（詳下文）。何大安先生說：

> 增註本《中原音韻》的反切，幾乎不再用入聲字爲反切上字，而且反切上字與被切字同呼的比例大爲提高。於是我們就得到了一種解釋：那就是增註本的「翻切」，是用了《正韻》的「音」，但是卻改了他的反切上下字。然而既然用了《正韻》的「音」，卻爲什麼要改他的反切上下字呢？這就需要從「反切改良」的歷史背景來理解了。反切初造當時，上字僅取聲、下字僅取韻。夾在中間的上字之韻和下字之聲，便成了附贅懸疣，既無助於拼讀，有時反成干擾。又由於韻書反切，本悉裒集而來，因此並沒有預作的規範。這個問題要到《集韻》才開始尋求改良。除了把因語音演變所造成的「類隔切」，改成「音和切」之外，也注意

[47] 所謂「反切基本相同」，是指二書仍有反切出入者。例如監咸韻上聲「斬」字，先天韻去聲「戰」字，《中州音韻》分別作「之咸切、張檀切」，當以增註本「之減切、張擅切」爲是。此類差異，係因形近而誤，當是葉以震校正。

[48] 許德寶：〈中州音韻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關係〉，《中國語文》1989 年第 4 期，引用石山福治〈考訂中原音韻〉指出：《中州音韻》反切與《正韻》不一樣，與〈凡例〉所記不符。許德寶核對後，提出僅有釋義沿襲《正韻》，其餘皆係舊本所有，或經王文璧校補。頁 289-2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了聲疣的部分。這種改良反切的意識，在明清時期，更加普遍。[49]

何先生舉例分析，所謂用《正韻》的「音」，意指王文璧雖更改切語，但切出的讀音是以《正韻》爲標準音。故「翻切一遵《正韻》」，並非遵《正韻》的反切字，而是遵《正韻》的音。例如「東」，《廣韻》一等韻；《正韻》「德紅切」；《中州音韻》「多龍切」。反切上字「德、多」皆是清聲端母，反切下字「紅」、「龍」，分別爲《廣韻》一等韻、三等韻。因爲當時「龍」字介音[i]已經脫落，[50] 故「多龍切」的讀音與「德紅切」相同。

（2）校正本平聲不分陰、陽，增註本平聲分陰、陽

校正本遵《正韻》，取消平聲分陰、陽，且小韻和韻字次序與《中原音韻》相差甚遠，如上表《中原音韻》第 2 個小韻依次是「鍾鐘中忠衷終」，校正本則是「中衷忠終鍾鐘螽眾」。又如第 3 個小韻「通蓪」，校正本居於第 32 個小韻。增註本〈凡例〉第 10 條轉錄〈起例〉，即是強調其復原平聲分陰、陽，而且各小韻及其韻字次序大多與周韻相同，表格中前四個小韻可證。凡次序有變動者，體現增註本「訂分毫之辨」。例如東鍾韻陰平第 17 小韻「翁鞠癵廱壅泓」，校正本置於第 7 小韻僅有「翁泓鞠」，增註本則將「泓」移到「癵」前，這是因爲《廣韻》「翁鞠泓」的反切上字同爲「烏」字，而「癵廱壅」的反切上字同爲「於」字，顯然有「聲母聚類」的作用。又將「癵廱壅」增註於第 6 小韻「邕，衣容切」之下。增註本新增韻字，皆以╳表示，此即第 12 條所云「音韻內每╳是舊本所無，皆係增入」。例如東鍾韻陰平「通蓪╳恫侗」。此外，增註本更有許多○╳符號並列者，大抵指新增的小

[49] 何大安：〈中原音韻四論〉，未刊稿（2009 年 11 月）。

[50] 何九盈：〈《中州音韻》述評〉，《中國語文》1988 年第 5 期（1988 年 9 月），分析《中州音韻》小韻合併的原因，其中一種在《中原音韻》韻母不同，《中州音韻》合而爲一。例如上聲「篔攏」[luŋ]與「隴壠」[liuŋ]，《中原音韻》分爲兩個小韻；《中州音韻》合而爲一。這種合併都是由於介音[iu]中的[i]脫落所引起的。換言之，這些字的介音已由[iu]變爲[u]。頁 378。據何九盈考述，證成翻切遵《正韻》可信。按：篔，疑作「籠」字。籠，《廣韻》力董切，與「攏」同音，當作「籠」爲是。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韻，例如江陽韻上聲奴黨切「〇╳曩，久也。灢，泱灢，水不淨。攮，勇進。」檢閱《中原音韻》未收錄「曩灢攮」三字。又即使是「不可施於詞之韻腳」，周韻未收者，王文璧則增入。〈凡例〉第 13 條轉錄〈起例〉之一：「《音韻》不能盡收，《廣韻》如崆峒之崆，雲駕之雲，倥傯之倥，鶉鴿之鶉。諸字之類皆不可施於詞之韻腳，作者毋誚其不備。」茲將王文璧根據《正韻》增入東鍾韻各小韻之中，列表如下：

例字	《廣韻》（1008）	《洪武正韻》（1375）	《中州音韻》（1504）	《重訂中原音韻》（1601）
崆	1 東韻苦紅切，崆峒。 2 江韻苦江切，峭，山貌。	東韻苦紅切，崆峒山。	崆，枯紅切，崆峒山。	〇空，枯紅切。╳崆，崆峒山。
雲	腫韻方勇切，覆也，或作「庱」，又作「泛」。此雲駕之馬非良者。《說文》曰：「反覆也。」	董韻方孔切，返覆逸駕。亦作「泛」。	雲，夫孔切，返覆逸駕。	〇捧，夫孔切。╳雲，返覆逸駕。
倥	1 東韻苦紅切，倥侗。 2 董韻康董切，倥傯，事多。 3 送韻苦貢切，倥傯，困貌。	1 東韻苦紅切，信也。 2 董韻康董切，倥傯，事多。 3 送韻苦貢切，倥傯，困貌。	1 倥，枯拱切，倥總，事多。 2 倥，枯貢切，倥傯，困貌。	1 〇孔，枯拱切。╳倥，倥傯，多事，[51] 又音鞚。 2 〇控，枯貢切。╳倥，倥傯，困貌。又音孔。
鶉	沒韻蒲沒切，鶉鷷，鳥名。	未收	未收	未增入

[51] 《重訂中原音韻》誤作「多事」，據《正韻》、《中州音韻》，應作「事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格中「崆雯倥鶉」四字，《廣韻》皆收錄。周德清說明此四字未見北曲施於韻腳，故不收，勿以收字不全而譏誚。校正本、增註本收錄「崆雯倥」三字。因《正韻》未收「鶉」字，王文璧亦未收。此即〈凡例〉第 1 條云：「其舊本有而《正韻》無者，闕之；或《正韻》有而舊本少者，補之。」王文璧增入文字，包括舊本少而《正韻》有者，但並非全部增入，如東鍾陰平「通」小韻中，《正韻》有「俑桐」，王文璧並未增入。總之，相較於校正本，增註本回歸周韻小韻次序，更加體現王文璧「增註」的實質內涵。

（3）校正本、增註本沿襲《中原音韻》入派三聲與閉口韻

中原之音是否有入聲，音韻學界有兩派，一派主張沒有入聲，以王力、寧繼福等爲代表。一派主張入聲存在，以陸志韋、楊耐思、李新魁爲代表。楊耐思從〈起例〉相關文字分析，繼而從現代方言考訂中原之音的入聲。根據普查結果，北方話區域有很大一個地區還保存入聲，包括東起河北省西部，西至陝西省，南至河南省，北至內蒙古自治區，絕大多數地方的方言都有入聲，聯成一個遼闊的入聲方言片。在這個方言區內，入聲的性質大致可歸納三個基本類型。第一個類型是帶喉塞韻尾，而且是一個短調，大多數北方話屬於這個類型。第二個類型是喉塞韻尾比較模糊，聽起來若有若無，但保持短調。第三個類型是不帶喉塞韻尾，也不是一個明顯的短調。只保持一個獨立的調位，與平上去三聲區別。其中第三種類型的入聲字，保存在贊皇、元氏方言的入聲字，基本上與《中原音韻》相合。肯定中原之音有入聲，並不是說當時所有北方方言都應該有入聲，或是當時北方方言入聲全都是一個類型，因爲中原之音畢竟是當時的一種通語。[52]

校正本、增註本皆沿襲《中原音韻》入派三聲，不過增註本〈凡例〉第 9 條特別轉錄〈起例〉之五「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這是增註本著意強調認同中原之

[52] 楊耐思：〈《中原音韻》入聲的性質〉，《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46-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音在言語誦讀（呼吸）之間還有入聲存在。我們認爲中原之音弱化的入聲，對北曲創作較無辨別作用，演唱時亦難以體現，因此北曲家用韻時，將入聲與平上去三聲混押。周德清撮其同聲，將入聲分別派入三聲，是爲了北曲創作可以廣其押韻而設，此謂之「戲曲正音」。至於「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則是中原的實際語音。此即「戲曲正音」與「實際語音」的差異。因此「入派三聲」的歸類形式兼具兩種意義，一方面體現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誠如〈起例〉之六所說：「次本韻後，使黑白分明，以別本聲、外來。」二方面廣其押韻，彰顯戲曲正音。

《中原音韻》無反切，王文璧必須使用反切構擬「入派三聲」的讀音。〈凡例〉第 7 條云：「各韻以平聲提起，而屬以上聲去聲者，聚以類也。入聲難諧而隨韻分隸三聲者，協以正也。」這是說平上去三聲相承，根據主要元音「聚以爲類」。但入聲弱化後，元音產生變化，遂不能與平上去相承，此即「入聲難諧」之意。王文璧依照《正韻》翻切，當指平上去三聲而言，入派三聲則不可悉遵入聲獨立的《正韻》。於是爲入派三聲之字別立切腳，將成爲難題。王文璧所謂「隨韻分隸三聲」，乃是運用「叶韻改讀」的概念。[53] 以支思韻入聲作上聲「澁瑟○塞」爲例，列表如下：

《中原音韻》	《洪武正韻》	《重訂中原音韻》
○澁瑟[ʂï 入聲作上聲]	澁：入聲緝韻色入切 瑟：入聲質韻色櫛切	○澁瑟：生止切
○塞[sï 入聲作上聲]	塞：入聲陌韻悉則切	○塞：思子切
	則：入聲陌韻子德切	╳則：叶子[tsï 上聲]。又齊微韻。

53 「叶韻」又稱「叶音」、「叶句」、「取韻」、「合韻」。古人以當代的語音誦讀詩文，凡覺不合押韻者，則臨時改讀字音，以求諧和，謂之「叶韻改讀」。例如《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於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經典釋文》引沈重《毛詩音》：「『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頁 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澁瑟塞」諸字在《正韻》中隸屬不同的入聲韻，但增註本只能在反切上字依照《正韻》，故「生／思」分別與《正韻》「色／悉」同聲母。反切下字「止／子」則取支思韻上聲字及其主要元音，由此切出該字入聲作上聲的讀音。增註本「則」字亦然。可知王文璧爲入派三聲別立切腳的原則是：反切上字仍依據《正韻》，反切下字則借「叶韻改讀」的概念，隨韻分隸三聲，使塡詞度曲者可「正以叶韻」。王文璧運用「叶韻改讀」的技巧，爲入派三聲之字編撰反切，試圖還原周德清爲廣其押韻而入派三聲的宗旨，具體構擬戲曲正音。

閉口音也是中原之音的語音特質，〈凡例〉第 8 條：「閉口字音類分在後三韻，間有一二當閉而收入開口韻者，叶之以正，不可得而閉也。」閉口音指雙唇音韻尾 [-m]，包括侵尋、監咸、廉纖三韻。校正本將韻目改爲「尋侵」，增註本又改回「侵尋」，並於三個韻目下分別注曰「閉口韻」。不論此標注是吳興王文璧增註或古吳葉以震校正，毋庸置疑，都彰顯其音韻與度曲的歷史意義（詳下文）。

（4）校正本、增註本定字以聲母之清濁

〈正語作詞起例・作詞十法〉云：「平聲（有陰、有陽；入聲作平聲俱屬陽）。上聲（無陰、無陽；入聲作上聲亦然）。去聲（無陰、無陽；入聲作去聲亦然）。」[54]〈凡例〉第 10 條轉錄〈起例〉之八提及墨本曾有「陰陽」類，以下從「濁母清化」的語音演變，分辨陰平、陽平、陰陽分類之依據。

切韻時期原以聲母清濁爲分別，如通（送氣清塞音）、同（送氣濁塞音）。中古晚期（唐末宋初）漢語音韻發生「濁母清化」，遂以聲調作爲辨別。其一，濁母清化影響聲調變化，使平聲調分陰平、陽平，也就是國語的陰平、陽平。其二，濁母清化影響聲母變化，送氣清聲母多出現在平聲調（陽平），不送氣清聲母多出現在仄聲調（上去入），這種演變保存在現代國語音系。換言

[54] 周德清：《中原音韻》，頁 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濁聲母（全濁、次濁）平聲調在國語讀爲陽平調；全濁聲母平聲字清化後，在國語讀爲送氣清音。董同龢先生說：「元代時期中國的標準語，即當時所謂『中原雅音』或『中原雅聲』，已經和現代官話很相近了，可以稱爲『早期官話』。」[55] 因此可以用中古全濁聲母清化演變到國語音系的情形，解釋平聲三類的現象。前文提及，周德清已澄清平聲分三類是《中原音韻》墨本傳寫謬誤，並未說明爲何分爲三類。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仍存三類。[56]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解釋：「蓋字有陰無陽者概歸陰類，有陽無陰者概歸陽類，有陰有陽可以偶配者概歸陰陽類。以此原則繩之，間有不合者是傳寫之誤。」[57] 茲以東鍾韻各小韻爲例，陰平「東中松公（空）翁宗鬆蹤崩」，大抵屬不送氣清聲母；陽平「戎龍蒙籠膿濃（從）」，大抵屬次濁聲母（鼻音、邊音、半齒音）；[58] 陰陽類如：通同[tʻuŋ]、冲重[tʂʻiuŋ]、邕容[iuŋ]、風馮[fuŋ]、烘紅[xuŋ]、葱叢[tsʻuŋ]、烹彭[pʻuŋ]，兩字爲一組，聲韻相同，分別是陰平與陽平成對；而其陰平大多是送氣清聲母，陽平大多是全濁聲母清化後的送氣清聲母（零聲母不論），故歸入「陰陽」類。因此，從實際語音而言，平聲仍然只分陰平與陽平。[59] 總之，陰平、陽平係因清濁聲母導致的聲調對立而分，代表兩種聲調。「陰陽」則是將聲韻相同而又陰陽調成對的字另立一類，以別於「陰」之唯有陰平、「陽」之唯有陽平而已；並無其他含意。[60]

---

55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57。

56 元・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任中敏編：《新曲苑》第 1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57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頁 22。

58 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陰平本有「空」字，送氣清聲母；陽平本有「從」字，全濁聲母。此二字不符合歸屬原則，或因無聲韻相同且陰陽成對，故分別歸入陰平、陽平。

59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認爲卓從之的「陰陽」，並非平聲的第三調類，亦未泯滅平聲陰與平聲陽的疆界。試以東鍾韻平聲爲例，將其各小韻依次按陰、陽、陰陽排列，陰與陽的疆界是很清楚的。頁 402-403。

60 本段分析，感謝何大安教授解惑（2009 年 6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州音韻》平聲不分陰陽，故其入聲派入平聲不稱「入聲作平聲陽」，直書「入作平聲」。何九盈考述，《中州音韻》所以不採納《中原音韻》陰、陽平之區別，這是因爲當時南音不存在《中原音韻》陰、陽平性質的區別，亦即聲母的清濁對立並沒有轉化爲陰、陽二調。後來，卜氏增校本（按：指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又恢復陰、陽平的區別；到了范善溱《中州全韻》，不僅平聲分陰、陽，去聲也分陰、陽，其「陰、陽」指聲母清、濁，與周德清平分陰、陽，在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再者，《中州音韻》的清濁是成系統的，反切上字分爲清濁兩類，小韻也保持清濁對立。[61] 增註本平聲分陰陽，反切與校正本相同，聲母清濁對立亦然，因此二書皆有〈凡例〉第 2 條：「定字以聲之清濁，用字者當隨聲措字。分韻以聲之上下，用韻者當隨字成文。」中原音系濁母已經清化，周德清平聲分陰、陽，其陰、陽指聲調，非指聲母清、濁。又上、去聲無陰、無陽，因此虞集〈中原音韻序〉：「以聲之清濁，定字爲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聲隨高下，措字爲詞，各有攸當，則清濁得宜，而無淩犯之患矣。」其「清濁」指聲母，「陰陽」指聲調陰平、陽平。虞集要表述的是漢語中，聲母清濁與陰陽往往有對應關係，聲母清濁有別，陰陽聲調亦隨之有別；並非指《中原音韻》以聲母清濁分辨陰平、陽平。聲母清濁有別，自然影響聲調高低。虞集描述中原之音陽平調值高，陰平調值低。平聲陰、陽之調值，現在無從構擬，上、去聲調值亦無從了解。[62] 王驥德《曲律・論陰陽》曰：「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陽，抑下字皆曰陰；而南曲正爾相反，南曲凡清聲字皆揭而起，凡濁聲字皆抑而下。」[63] 可知中原之音陽平高而陰平低。虞集「定字爲陰陽」僅指平聲；王文璧「定字以聲之清濁」，則包括平上去及入派三聲。由於翻切圈註本依據保留全濁聲母的《正韻》，故〈凡例〉第 4 條曰：「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之音，散出各韻，分別陰陽、清濁而用。」因爲聲母分清濁，陰陽隨之而別，所謂「各韻分別陰陽、清濁而用」，

[61] 何九盈：〈《中州音韻》述評〉，頁 376-377。
[62]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頁 45。
[63] 王驥德：《曲律・論陰陽》，頁 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謂二者相互包含依存的關係。

雖然翻切圈註本的反切上字分爲清濁兩類，不過，甯忌浮考察《中州音韻》的全濁系統並未盡善，尚有爲數不少清濁混同的小韻未剝離，又有不少濁音字反切上字用清音字作直音。換言之，清濁尚未完全分紐的現象在平聲、去聲、入聲作平聲皆有。[64] 儘管尚未盡善，然「定字以聲之清濁」畢竟是確立的基本原則，聲母清濁分立的確隱藏在反切上字中。茲就《中原音韻》齊微韻各不同聲調各舉一例觀察：

《中原音韻》	《廣韻》	《洪武正韻》	《重訂中原音韻》	吳語
齊微韻陰平 欺[k‘i]	之韻溪母 去其切	齊韻牽奚切	齊微韻陰平 輕移切	tɕ‘i 陰平
齊微韻陽平 奇[k‘i]	支韻群母 渠希切	支韻渠宜切	齊微韻陽平 擎移切	dʑi 陽平
齊微韻上聲 起[k‘i]	止韻溪母 墟里切	薺韻墟里切	齊微韻上聲 丘已切	tɕ‘i 陰上
齊微韻上聲 米[mi]	薺韻明母 莫禮切	薺韻莫禮切	齊微韻上聲 忙彼切	mi陽去
齊微韻去聲 氣[k‘i]	未韻溪母 去既切	霽韻去冀切	齊微韻去聲 區意切	tɕ‘i 陰去
齊微韻去聲 利[li]	至韻來母 力至切	霽韻力地切	齊微韻去聲 郎帝切	li陽去
齊微韻入聲作平聲 惑[xui]	德韻匣母 胡國切	陌韻穫北切	齊微韻入聲作平聲 胡歸切	ɦuəʔ 陽入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 吉[ki]	質韻見母 居質切	質韻激質切	齊微韻入聲作上聲 巾以切	tɕiəʔ 陰入
齊微韻入聲作去聲 蜜[mi]	質韻明母 彌畢切	質韻覓筆切	齊微韻入聲作去聲 忙閉切	miəʔ 陽入

[64]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頁 415-4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格字例，《廣韻》、《正韻》清濁分明，增註《中原音韻》反切上字亦然。再從吳語音值觀察，平上去入亦反映個別字的陰陽（四聲七調）。聲母定清濁，與《廣韻》、《正韻》相類；陰陽分別，係與吳語四聲七調相類。印證甯忌浮所說：「《中州音韻》受《洪武正韻》影響，又雜有吳音。」[65]

以上是抽出個別字觀察，如果是整個小韻，情況就複雜了。換言之，增註本在忠於《中原音韻》的原則之下，爲符合「定字以聲之清濁」的原則，不得不採用各種更動的方法。若《中原音韻》某韻字排列清濁分明，王文璧自可用○區分爲兩個小韻，使其清濁判然。如《中原音韻》東鍾韻去聲「洞動棟凍蝀」，屬同一小韻；增註本在首二字之後加上○，變成兩個小韻，改成「○洞動，徒弄切。○棟凍蝀，多弄切。」前二字濁母（陽去），後三字清母（陰去），此區別與《廣韻》、《正韻》和吳語相同。由於中原音系濁母清化，中古原濁聲母與清聲母混而爲一。因此從吳語的角度看《中原音韻》的韻字排列，往往是清濁無序。這種情況下，王文璧只得改用反切上字。如東鍾韻去聲「鳳奉諷縫」，其中「諷」是清聲非母，其餘三字是濁聲奉母，增註本「夫貢切」，《廣韻》、《正韻》「夫」有二音，聲母恰好是一清一濁。王文璧不用《正韻》清母「撫鳳切」，而改用「夫貢切」，解構了兩難。然而，有時王文璧又難以周全，如齊微韻入聲作上聲「吸隙翕檄覡」[xi]，《廣韻》「吸翕」是曉母，「隙」是溪母，「檄覡」是匣母；增註本「叶喜」，喜是曉母，不應作「檄覡」的反切上字。王文璧以曲折幽微的方式符合「定字以聲之清濁」的原則，眞可謂「寸心幾嘔」。反而言之，畢竟中原音系聲母不分清濁，王文璧既要忠於《中原音韻》小韻及其韻字排次，又要定聲母清濁，其存在先天困難，往往使王文璧顯得捉襟見肘。

以上歸納分析翻切圈註本十三條〈凡例〉的旨意，考辨王文璧二書體例異同，兼與《中原音韻》比較，彰顯王文璧「寸心幾嘔」之所在。

[65]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頁 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翻切圈註」本對「的本」之校勘

第一節考述瞿本與訥菴本（統稱「的本」）各有正誤的過程中，發現的本亦有字同而闕疑者，大抵可依據翻切圈註本校勘。以下就四種現象，各舉二三例說明。

（一）「的本」形近而誤

1. 先天韻陰平「軒」小韻第三字，的本誤作「枖」，當作「祆」[xiɛn 陰平]。枖，《廣韻》宵韻於喬切。祆，《廣韻》先韻呼煙切「胡神。官品令有祆正。」按：〈正語作詞起例・畧舉釋疑字樣〉：「祆（音軒，胡神也）」。作「祆」，符合音韻地位。
2. 庚青韻陰平「鐺」小韻第五字，瞿本作「撐」，訥菴本作「撐」，疑皆形近而誤。《中州音韻》庚青韻平聲作「橕」，注曰：「雖生切，柱也。」增註本庚青韻陰平「橕」，注云：「柱也。俗作撐，非。」（疑係葉以震校正）。按：撐，《廣韻》、《集韻》未收。橕，《廣韻》庚韻丑庚切「撥也，又橕柱也。」據此讀[tʂʻəŋ 陰平]。《集韻》庚韻抽庚切下有「橕橕掌橖」，爲同字，注曰：「《說文》：衺柱也。」《集韻》映韻恥孟切下有「掌」，注曰：「支柱也。」依平聲同字例，「橕」當亦有去聲一讀，故又見庚青韻讀[tʂʻəŋ 去聲]。又〈正語作詞起例〉第 21 條：「襯有撐」，疑「撐」亦當作「橕」。周德清分辨兩字之差異在於[-n]與[-ŋ]，則其聲母聲調應該相同，「襯」讀去聲，則「橕」亦當有讀去聲者。

（二）字書查無「的本」韻字

1. 的本支思韻「眵眙差」[tʂʻï 陰平]，字書查無「眙」字。增註本陰平抽支切作「瞝」。瞝，《廣韻》之韻赤之切「目汁凝」，音蚩。按：「瞝」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眵」義同，[66] 遂以「瞎眵」爲異體字。當作「瞎」，疑的本因形近誤刻作「眙」。

2. 的本齊微韻「胃蝟渭謂騩尉慰緯穢衛魏畏餧位飫」[ui 去聲]，字書查無「騩」字。校正本汪貴切「渭胃蝟鰡魏緯位爲衛餧謂尉慰畏穢」；增註本「胃蝟渭謂尉慰緯穢衛魏畏餧位飫○×鰡爲。」翻切圈註本皆刪除「騩」字，增入「鰡」字，注曰：「魚名」。鰡，《廣韻》未韻於貴切「魚名」。按：當據翻切圈註本作「鰡」，疑的本因形近誤刻作「騩」字。
3. 的本皆來韻「宅擇澤擇」[tʂai 入聲作平聲]，字書查無「擇」字。增註本池齋切「宅澤擇×翟檡襗」，不收「擇」字，增入「檡襗」等字。檡襗，《廣韻》陌韻場伯切，音宅。按：當據翻切圈註本作「檡」或「襗」，疑的本因形近誤刻作「擇」字。

（三）「的本」音韻地位不符

1. 的本家麻韻「恰掐」[k‘ia 入聲作上聲]。掐，《廣韻》豪土刀切「掐掊」。不當在此。增註本強雅切「○恰掐×碴」，其「掐」字注：「爪刺」。掐，《廣韻》洽韻苦洽切「爪掐」。按：當據增註本作「掐」，疑的本因形近誤刻作「掐」字。
2. 的本家麻韻「詐乍榨楷」[tʂa 去聲]。楷，《廣韻》昔韻思積切「皮甲錯也」。增註本家麻韻莊價切「○詐榨乍楷×醡咋」，其「楷」字注：「未詳，一曰皮甲錯。」雖然取《廣韻》之義，仍表存疑。又家麻韻牀價切「○×乍蠟褯詐膪簀」。王文璧用○×符號，表示這是新增的小韻，其「褯」字注曰：「年終祭名」。按：褯，《廣韻》祃韻鋤駕切「年終祭名，或作蜡。」故「褯蜡」同字，當據增註本作「褯」，疑的本因形近誤刻作「楷」字。
3. 的本東鍾韻小韻「○隴壠 [liuŋ]○篢攏 [luŋ 上聲]」。篢，《廣韻》東韻古

[66] 眵，《廣韻》有二讀，音異義同：（1）支韻章移切「目汁凝」。（2）支韻叱支切「目汁凝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紅切「簒笠，方言。」按：「簒」字平聲，且不與「攏」同音，不當在此，疑爲「籠」之壞字。校正本東鍾韻盧董切有「籠攏隴壟櫳」；增註本「○隴壠╳籠攏巃鸗」。兩本皆未收「簒」字，而有「籠」字。籠，《廣韻》董韻力董切，與「攏」同音，當據增註本作「籠」。

（四）「的本」小韻字音、字形重出

1. 的本皆來韻小韻「○懈械薤解獬○……○邂」[xiai 去聲]，其「邂」爲另一小韻。訥菴本校勘記云：「兩小韻重出，『邂』在韻末，或後加。」校正本皆來韻去聲奚介切有「避懈觧澥械薤邂蟹」；增註本有「懈械薤解獬╳邂澥邂蟹」，即是將「邂」字併入「懈」小韻爲新增字。《廣韻》「邂械薤」同音（去聲怪韻胡介切）；「解獬」同音（上聲蟹韻胡買切）；「懈」，去聲卦韻古隘切。依例中古濁上歸去，又「見、曉、精」系字顎化，故的本「懈械薤解獬邂」六字，當依據增註本，合併爲同小韻。
2. 的本江陽韻「養羔煬養樣怏餓漾恙」[iaŋ 去聲]。按：「養」同「養」，瞿本韻首作「養」，與同小韻重出，必有一誤。訥菴本韻首作「養」，又與同小韻「養」重出。增註本江陽韻衣絳切「怏瀁羔漾煬養樣餓恙╳颺」，小韻次序雖有更動，其中「養」同「養」，除「瀁」字有別，其餘八個字相同。瀁，《廣韻》有二讀：（1）養韻餘兩切「混瀁水皃」。（2）漾韻餘亮切「水溢蕩皃」。此據（2）餘亮切讀[iaŋ 去聲]。故的本韻首當據增註本作「瀁」爲是，嘯餘譜本亦作「瀁」。

以上歸納四種勘誤的本之例證，皆隱藏在翻切圈註之中，必須與的本逐字校勘，並深入考察音韻語料，方足以分析校正勘誤的音理。不過，翻切圈註本未必可以全然臻於「校正」之功，如瞿本魚模韻入聲作上聲「○足[tsiu] ○促[ts‘iu] ……○蹙[tsiu]」，其「足、蹙」爲不同小韻，訥菴本校勘記以爲重出。[67]

[67] 訥菴本作「○足促○……○蹙」。校勘記云：「足、促」兩字不同音，當從瞿本分爲兩小韻。頁 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按：蹙，《廣韻》屋韻子六切。足，《廣韻》燭韻即玉切。「子、即」同屬精母，燭韻與屋韻三等，在《中原音韻》爲同韻，故「足、蹙」同音，的本當合併。增註本作「○足○促╳蹙」，卻將「蹙」字增入「促」小韻之下，應增入「足」字之後才是。總之，增註本不僅早於萬曆《嘯餘譜》初刻本（1619），又以╳或○╳體現增補韻字和增補小韻，且小韻次序大抵與周韻相同，使增補之處分明顯著，相對於校正本和《嘯餘譜》本，更可用以校勘的本之誤。

上文從翻切圈註本〈凡例〉，比較二書體例差異；又從其對的本勘誤之功，彰顯增註本還原周韻之用心。足以說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和《重訂中原音韻》，確然是兩本韻書，因學者往往混而爲一，必須釐清。[68] 僅就韻譜所收字數比較，《中原音韻》訥菴本收入 5866 字（補瞿本所缺 66 字）；[69]《中州音韻》內閣本收錄 8162 字，小韻 1691 個；[70] 增註《中原音韻》收錄 8823 字，共 1838 個小韻。[71] 增註本不僅新增周韻沒有的小韻及韻字，更還原周韻小韻次序，實不宜與《中州音韻》混淆。[72]

---

[68] 許德寶：〈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的初刻年代和諸版本的關係問題〉，考察王文璧《中州音韻》有十二種版本，分爲兩系：第一系保持原書體製者，以日本內閣文庫本爲首，共有七種版本，書題皆是《中州音韻》。第二系將《中州音韻》依照《中原音韻》體製加以改造者，以萬曆本爲首（詳註 37），共五種版本（頁 47-59）。按：第一系指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是根據周德清《中原音韻》加以改造者。第二系指王文璧增註、葉以震校正《中原音韻》，還原周德清《中原音韻》體製。許德寶將二書性質混淆。又如李新魁、麥耘：《韻學古籍述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概述《中州音韻》又名《增訂中原音韻》、《重訂中原音韻》，是《中原音韻》的增補本（頁 363）。張竹梅：《中州音韻研究》，概述《中州音韻》曾名《中州韻》、《增訂中州音韻》、《重訂中原音韻》、《中原韻》（頁 5）。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概述《中州音韻》版本，其中有葉以震校正本，書名改爲《中原音韻》（頁 413）。按：王文璧《中州音韻》或簡稱《中州韻》，並無別名；增註《中原音韻》才有別名《重訂中原音韻》、《中原音韻問奇集》。

[69] 寧繼福：《中原音韻表稿》，頁 7。

[70] 許德寶：〈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的初刻年代和諸版本的關係問題〉，頁 53。

[71] 王靜嫻：《明葉以震重訂中原音韻研究》，頁 18。

[72]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說：「葉以震的《中原音韻》將《中州音韻》還原於《中原音韻》，如撥雲霧，顯現出《中州音韻》的來龍去脈。」頁 4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翻切圈註」本開創「體兼南北」之韻書

王文璧分別校正與增註的兩本韻書，王驥德（約 1560-1623）《曲律・論韻》曰：「吳興王文璧，嘗字爲釐別。近欘李卜氏，復增校以行於世。於是南音漸正，惜不能更定其類，而入聲之鴃舌，尚仍其舊耳。」[73] 所謂「字爲釐別」即指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張畾序文強調其書「音切注釋」，意指透過每個韻首字的音切，釐別聲母清濁。「近欘李卜氏」即指王文璧增註、葉以震校正、卜二南作序的《重訂中原音韻》，故云「復增校行於世」。王驥德肯定其書使「南音漸正，惜不能更定其類」，從上下文義當兼指王文璧校正和增註之書。王驥德所以稱許爲「南音漸正」，僅指聲母定清濁及其聲調別陰陽。故描述的語詞是「漸正」，不是「歸正」，顯然不認同是典型的南曲韻書。趙蔭棠解釋：「由此可見王文璧是北韻變爲南韻的中堅人物。」[74] 何九盈亦云：「王文璧是依據南曲的基礎方言吳音來進行釐別的。經過釐別，使南曲韻書的語音有別於《中原》，達到『漸正』。所謂『正』，就是符合南曲的語音特點。」[75] 兩位學者將翻切圈註本歸屬南曲韻書，筆者認爲此說可待斟酌，理由有四。其一，誠如王驥德感慨，二書尚仍《中原音韻》入派三聲。若王文璧是編撰南曲韻書，應將入聲獨立。其二，翻切圈註本平上去三聲的反切依據《洪武正韻》，入派三聲則別立切腳，其反切下字不用入聲字。其三，南曲無閉口，翻切圈註本仍保留北方閉口韻。其四，王文璧之前已有官修韻書《洪武正韻》，入聲獨立，聲母分清濁，魚、模分韻，齊、灰分韻等，[76] 若論「將北

[73] 王驥德：《曲律》，頁 112。

[74]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頁 45。

[75] 何九盈：〈《中州音韻》述評〉，頁 374。

[76] 寧繼福：《洪武正韻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比較《洪武正韻》與《中原音韻》音系主要差異有四。其一，舒聲韻有二十二部，除齊、灰分韻，魚、模分韻，蕭、爻分韻，其餘和《中原音韻》十九韻部很接近。其二，平聲不分陰陽，濁上亦未歸去。《中原音韻》平聲分陰陽，濁上歸去。其三，《中原音韻》入派

臺灣博碩學術期刊資料庫

韻變爲南韻的中堅人物」，當以《正韻》爲首。筆者認爲，與其將翻切圈註本歸類爲南曲韻書，不如描述其爲開創「體兼南北」之韻書。這是筆者從吳江沈寵綏（？- 約 1645）《絃索辨訛》、《度曲須知》的研究中獲得的論點。沈寵綏本兩本度曲論著成書於明代崇禎己卯（1639），[77] 其中論述南北度曲理論，可證明翻切圈註本成爲崑腔度曲的依準。下文將從三個層面遞次剖析，先扼要說明南北曲用韻及崑腔度曲的歷史發展；次論「北叶《中原》，南遵《洪武》」；再論「體兼南北」。

《中原音韻》固然是北曲押韻的圭臬，卻也成爲明清傳奇塡詞作曲的韻書。周維培歸納明清傳奇用韻可分作兩大派，一派神襲戲文的韻律，稱爲「戲文派」。另一派以《中原音韻》爲押韻標準，稱爲「中原音韻派」。周維培列舉四十種明清傳奇，均用《中原音韻》標注每齣所用韻部，印證明萬曆以後的傳奇主要以《中原音韻》爲押韻依據。[78] 明清重要的戲曲理論家亦以《中原音韻》（或稱別名《中州音韻》）爲押韻依據，如沈璟云：「國家《洪武正韻》，惟進御者規其結搆，絕不爲塡詞而作。至詞曲之於《中州韻》，猶方圓之必資規矩，雖甚明巧，誠莫可叛焉者。」[79] 又如李漁云：「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塡詞之家即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80] 沈璟、李漁主張南曲用韻仍遵周韻；至於入聲，沈璟主張遵《洪武正韻》（詳下文），李漁主張抽出入派三聲，可備南曲之用。

三聲。《洪武正韻》入聲獨立十部，陽聲韻也十部，正好相配。其四，《洪武正韻》保留全濁聲母，亦即有濁塞音、濁塞擦音、濁擦音存在。頁 16。

77 明・沈寵綏：《絃索辨訛》、《度曲須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5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兩本書皆有沈寵綏寫於崇禎己卯（1639）序文，頁 20、190。

78 周維培：《論中原音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頁 54、84-86。

79 沈寵綏：《度曲須知・宗韻商疑》引用沈璟（詞隱）之說，頁 234-235。

80 清・李漁：《閒情偶寄・魚模當分》，《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7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頁 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72），魏良輔改良崑山水磨調，直到明代晚期，崑山腔蓬勃興盛，南曲以盛行於吳中地區的崑山腔爲正聲，故以吳語爲戲曲唱念之依準；而用崑山腔唱北曲，則如沈寵綏所說：「至如絃索曲者，俗固呼爲北調，然腔嫌嬝娜，字涉土音，則名北而曲不眞北也。年來業經釐剔，顧亦以字清腔逕之故，漸近水磨，轉無北氣，則字北而曲豈盡北哉！」蘇州人唱北曲，往往字涉土音。又用清柔委婉、纏綿悠遠的崑山腔唱北曲弦索調，故有「漸近水磨，轉無北氣」之特質，這就是「北曲崑唱」造成的現象。沈寵綏又說：「北劇遺音，有未盡消亡者，疑尚留於優者之口。蓋南詞中每帶北調一折，如〈林沖投泊〉、〈蕭相追賢〉、〈虬髯下海〉、〈子胥自刎〉之類。其詞皆北，當時新聲初改，古格猶存，南曲則演南腔，北曲固仍北調，口口相傳，燈燈遞續，勝國元聲，依然嫡派。」[81] 傳奇中運用北套或南北合套，古格猶存，明代中晚期遂有北曲崑唱選集，如天啓四年（1624）《萬壑清音》。[82] 如此一來，崑腔度曲自可分道揚鑣：「南曲則演南腔，北曲固仍北調」。南腔、北調咬字吐音的依據，即是沈寵綏承襲沈璟闡發「北叶《中原》，南遵《洪武》」的原則，具體而言就是：「北曲字面皆遵《中原韻》，若南曲字面又遵《洪武韻》，故入聲亦從之。詞隱先生有遵制，《正吳編》可考。」[83] 沈璟《正吳編》今不存，擬制「北叶《中原》，南遵《洪武》」之說，則由沈寵綏《度曲須知》具體呈現在〈北曲正訛考〉、〈入聲正訛考〉、〈字釐南北〉等篇章。沈寵綏指稱《中原韻》，不是周德清《中原音韻》的本，而是翻切圈註本，具體而言，應是王文璧增註、葉以震校正的《重訂中原音韻》，以下用《度曲須知》三篇證明。

〈入聲正訛考〉標題下，沈寵綏自注：「宗《洪武韻》正南曲字面」。[84]

[81] 沈寵綏：《度曲須知・曲運隆衰》，頁 198-199。

[82] 明・止雲居士編，白雪山人校：《新鐫出像點板北調萬壑清音》，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按：《萬壑清音》大多選錄明傳奇中北套，兼收元明北曲雜劇，是北調盛行的選集。

[83] 沈寵綏：《度曲須知・入聲收訣》，頁 208。

[84] 沈寵綏：《度曲須知・入聲正訛考》，頁 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謂「正訛」，即是《度曲須知・凡例》所云：「正訛，正吳中之訛也。」因蘇州人唱南曲入聲字音時，往往混淆自己的方言，故〈入聲正訛考〉專章舉例，以《洪武韻》正其訛誤。例如：「夕汐席（祥亦切。非疾。）」這類句法是說蘇州「夕汐席疾」同音，讀[ziəʔ 陽入]；然「夕汐席」當據《洪武正韻》陌韻祥亦切讀[ziək 入聲]，非讀昨悉切之「疾」[dzʻiət 入聲]。又〈北曲正訛考〉標題下，沈寵綏自注：「宗《中原韻》」。[85] 蘇州人唱念北曲時，往往以自己的方音，乃至「積久訛傳」，造成「訛唱取嗤」的現象。故〈北曲正訛考〉以《中原音韻》正吳中之訛。例如：「龍隆（驢東切。非聾之盧東切。）」這類句法是說蘇州「龍隆聾」同音，讀[loŋ 陽平]；然中原介音有別，「龍隆」當據驢東切讀[liuŋ 陽平]，非讀盧東切之「聾」[luŋ 陽平]。事實上「北叶《中原》，南遵《洪武》」，不止於入聲，而是體現在南北字音之別，內在涵義包括（1）北曲入派三聲／南曲入聲獨立，各遵其主。（2）南北讀音不同之字，各遵其音而唱。（3）聲母清濁不同、陰陽有別，南北各宗其音。[86] 沈寵綏爲說明南北字音聲母清濁、陰陽之異，分別用《洪武正韻》與《中原音韻》的反切或叶音（讀音），茲引錄〈字釐南北〉觀察其使用《中原音韻》反切的出處：

> 「鳳」字，《中原》夫貢切，叶諷屬陰；《洪武》馮貢切屬陽。「話」字，《中原》叶化屬陰；《洪武》胡挂切屬陽。「幼」字，《中原》叶右屬陽；《洪武》伊謬切屬陰。「向」字，《中原》奚降切屬陽；《洪武》許亮切屬陰。「愛」字，《中原》昂蓋切屬陽；《洪武》於蓋切屬陰……。歷稽叶切，音響逕庭，確當北準《中原》，南遵《洪武》。乃今度北曲者，遇此等字面，往往涉《洪武》南音，乖謬不已甚乎？[87]

檢視「鳳話幼向愛」諸字反切，皆出自《正韻》。出自《中原》者，列表如下：

---

[85] 沈寵綏：《度曲須知・北曲正訛考》，頁 270。

[86] 相關論述，參考李惠綿：〈從音韻學角度論明代崑腔度曲論之形成與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75-119。

[87] 沈寵綏：《度曲須知・字釐南北》，頁 237-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例字	《中原音韻》	《中州音韻》	《重訂中原音韻》
鳳	東鍾韻去聲 ○鳳奉諷縫[fuŋ]	夫貢切 ○諷葑奉俸鳳縫賵	夫貢切 ○鳳奉諷縫╳葑俸賵
話	家麻韻去聲 ○化畫華鱴樺話[xua]	胡卦切○鱴畫華樺話 荒卦切○化	荒卦切 ○化畫華鱴樺話
幼	尤侯韻去聲 ○又右佑祐犹宥柚幼囿侑[iəu]	移究切 ○又右宥祐柚侑囿狖佑幼油	移究切 ○又右佑祐狖宥幼囿侑╳柚油
向	江陽韻去聲 ○巷向項[xiaŋ]	奚降切 ○巷向項珦	奚降切 ○巷向項╳珦
愛	皆來韻去聲 ○艾愛噫餲 [ai]	昂蓋切 ○艾礙忿餲愛懝	昂蓋切 ○艾愛餲噫╳礙忿懝

對照沈寵綏舉例的五個字，引用切語與翻切圈註本相同，唯有「話叶化」不同。《中州音韻》話（胡卦切）／化（荒卦切）分屬兩個小韻，聲母一濁一清，證明其反切上字分爲清濁兩類。增註本皆讀荒卦切，符合引文「話字，《中原》叶化，屬陰」。又如〈俗訛因革〉：「《中原韻》訛字爲吳哥切。」[88]《中州音韻》作「吳歌切」，增註《中原音韻》作「吳哥切」，雖「歌哥」同韻，然沈寵綏引用與增註本相符。《度曲須知》引用時，或稱《中原韻》、《中原》、《中州韻》、《中州音韻》，或簡稱「周韻」，似乎兩本翻切圈註本皆可。但由上述字例判斷，沈寵綏依據的是增註《中原音韻》，未必是《中州音韻》。[89] 再檢視沈寵綏《絃索辨訛》詳註音讀，以正吳中之訛，亦根據增

[88] 沈寵綏：《度曲須知・俗訛因革》，頁 233。

[89] 馮蒸：〈明清曲韻家對於漢語韻尾分析的貢獻——兼論「曲韻六部」說的創始人〉，《漢語音韻學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主張沈寵綏是根據《中州音韻》的反切，頁 3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註本爲歌唱北曲者指明字音和口法，[90] 做爲崑唱北曲咬字吐音的圭臬。

沈寵綏的度曲理論體系中，增註本理當止用於北曲音註與唱念，卻進而成爲崑腔度曲「體兼南北」的依準，是因爲度曲學家更關切從實際語音中建構「戲曲正音」，此與周德清編撰入派三聲有異曲同工之妙。沈寵綏一再強調「正吳中之訛」，就是禁用吳語方音。所謂吳語方音，除指白讀，[91] 兼指崑山腔認同的語音而吳語所無者（如蘇州無閉口音，崑山腔卻講究閉口音）。崑山腔排除方言土音固然容易，但要如何取捨吳語「正音」，遂成爲度曲家的難題。沈寵綏既洞察崑山腔戲曲語言的困境，又明辨水磨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92] 不得不重新建構崑山腔的「戲曲正音」，於是崑山腔唱念口法少數遵吳語音系，卻大多宗中原之音，此謂之「體兼南北」。簡言之，除「魚韻收於，模韻收嗚」、「陰出陽收」兩種口法遵吳語音系，其餘閉口音、舐舌收音、庚青收鼻、合口撮唇、開口張唇、穿牙縮舌（捲舌音）等，皆宗中原之音。[93] 可見吳語雖是崑腔的語音基礎，卻沒有完全成爲崑腔的戲曲正音。沈寵綏建構體兼南北的崑腔唱念，而翻切圈註本又具有體兼南北之屬性，韻書與度曲故能相得益彰。

---

[90] 沈寵綏：《絃索辨訛》，選錄北曲《西廂記》雜劇和南北合套等，亦依據增註《中原音韻》的反切詳註音讀。例如〈殿遇〉【點絳唇】「遊藝中原，腳跟無線如蓬轉」，注：「藝，應計切，叶意。原，于涓切，叶元。腳，叶皎。」（頁 29）沈寵綏用直音時，依例取韻首字，如「原」字，叶元，增註本先天韻韻首字爲「元」；《中州音韻》韻首字爲「圓」。又如〈殿遇〉【寄生草】：「玉珮聲看看漸遠」，注；「珮，叶配。」（頁 34）。增註本齊微韻「配、珮」同小韻，韻首字爲「配」；《中州音韻》「珮、配」爲不同小韻。

[91] 沈寵綏：《度曲須知・入聲收訣》曰：「丫，本於家切。今丫枝、丫叉、丫頭之類，俗呼別有土音，即是藥韻之音。」頁 208。按：丫字，蘇州本讀「於家切」[ɦy tɕiɑ]，以「丫」字土音[o]加上喉塞音[ʔ]，即是藥韻收音[oʔ]。

[92] 沈寵綏：《度曲須知・曲運隆衰》，頁 198。

[93] 相關論述，參李惠綿：〈沈寵綏體兼南北的度曲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頁 295-3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語——「的本」與「翻切圈註」本對元明填詞度曲之意義

本文考辨《中原音韻》「的本」系統與「翻切圈註」本系統，包括四個層面。其一，的本系統以元明最具原創性、完整性、重要性、代表性的瞿本和訥菴本（1441）爲主。趙萬里審訂瞿本是明刊本，陸志韋採用其說而認定訥菴本是目前最好最早的版本。筆者就韻譜逐字校勘箋注，逐條舉證兩本各有正誤，或皆有訛誤。從瞿本漫漶訛誤的諸種現象觀察，較有可能是元刻景本，年代應早於訥菴本。其二，翻切圈註本以王文璧《中州音韻》與《重訂中原音韻》爲主。從內閣本（1503）、弘治本（1504）兩篇序文，考述《中州音韻》據以校正的「故本」或「舊本」是指周德清《中原音韻》（別名《中州音韻》），然是否與逐字解註的刊雕本有關，則不得而知。如此才能解釋《中州音韻》所以題爲「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校正」之故。更從卜二南序文（1601）考述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墨本，一直尚未刊行流傳。直到葉以震歷經四年的讎校鐫摹，得以問世。故署題「高安周德清編輯，吳興王文璧增註，古吳葉以震校正」。其三，學者往往將王文璧兩本韻書混而爲一，本文加以釐清。從內閣本、弘治本《中州音韻》八條〈凡例〉與《重訂中原音韻》新增五條〈凡例〉，考辨二書內容體例之異同，兼與周韻比較，彰顯王文璧以《中原音韻》爲故本，先後進行「校正」與「增註」之功。其四，略舉翻切圈註本對的本勘誤之功，包括「的本形近而誤、字書查無的本韻字、的本音韻地位不符、的本小韻字音字形重出」等四種現象。這些都是隱藏在翻切圈註之中，必須與的本逐字校勘，並深入考察音韻語料，方足以分析校正勘誤的音理。

以上是本文第一個層次的研究成果。第二個層次則是從曲韻韻書史的角度，探究的本與翻切圈註本對填詞度曲之意義。周德清編撰《中原音韻》，強調以中原正音創作北曲，入派三聲亦爲作詞廣其押韻而設。其對北曲演唱的論述散見於兩篇自序與〈作詞十法〉，建構北曲度曲體系，在度曲理論史上具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創地位。[94] 延續《中原音韻》，北曲韻書有朱權《瓊林雅韻》（1398）與陳鐸《詞林韻釋》（1483）。《瓊林雅韻》釋義簡潔，多獨出心裁，是韻書史上第一本有釋義的曲韻韻書。《詞林韻釋》釋義多摘錄《正韻》。兩本韻書的體例都是平分陰陽，入派三聲，濁音清化，小韻次第一致（《詞林韻釋》稍有更動），與《中原音韻》音系完全相同。[95] 王文璧《中州音韻》（1503）翻切圈註悉遵《正韻》，是第一本反切、釋義兼具的曲韻韻書。又受《正韻》影響，平聲不分陰、陽，定聲母之清濁、陰陽，入派三聲別立音切，小韻次第與周韻大不相同。其後王文璧《重訂中原音韻》（1601），復原平聲分陰、陽，而且小韻及其韻字次序大抵與周韻相同，並新增○或○×體例以示舊本所無。故相較於《中州音韻》，增註本更可做爲校勘的本之重要版本。何大安先生解釋《中州音韻》與《重訂中原音韻》體例轉變的原因：「南曲舊無曲韻，故依傍《中原》而製《中州》。其後應南人唱北曲以及北曲創作之需要，復援《正韻》而增註《中原》。南曲分清濁，故《中州》無陰陽。《中原》無濁母，故仍保留其陰陽。所以體例轉變，蓋緣用途之有別。此因明代南北曲兼盛，故有此需要。」[96] 筆者再從戲曲創作與度曲兩個角度演繹。

雖然音韻結構上，翻切圈註本與《瓊林雅韻》、《詞林韻釋》有明顯差異，但卻因爲兼具「音切釋義」之特點，成爲明代戲曲創作與度曲家重現北曲的語音圭臬。首先是臧懋循（1550-1620）《元曲選》運用翻切圈註本註釋北曲讀音。臧懋循時代正值明嘉靖至萬曆年間，傳奇作家輩出，而傳奇中多有北套或南北合套，其中多有音韻不諧者，臧懋循〈元曲選序〉感慨：「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疏於南，豈不謬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采之樂府，而粗者雜以方言。」因此「選雜劇百種，以盡

94 相關論述，參李惠綿：〈從音韻學角度考察北曲度曲論的形成——論周德清「歌其字音必其字」的度曲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41-184。

95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第七章〈曲韻韻書〉，頁 401-413。

96 感謝何大安先生賜函（2013 年 3 月 25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臧懋循提出戲曲創作第三難是「音律諧叶之難」，〈元曲選序二〉云：「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況以吳儂強效傖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97] 臧懋循是吳人（今浙江長興），深知傳奇作家往往雜以吳儂方音，難以精審北曲「字之陰陽，韻之平仄」，故於《元曲選》各楔子與各折之後，編撰「音釋」，樹立語音規範。臧懋循所謂「南與北聲調雖異」，所指即是入聲之別。北方有入聲，押韻入派三聲；南曲有入聲，獨立押韻。《元曲選・音釋》特別關注是唱詞的入聲字，而唱詞關涉曲牌平仄格律。對於呼吸言語之間有入聲的南方劇作家而言，必須分辨入聲在北曲是派入平上去三聲，臧懋循恰可借用翻切圈註本入派三聲的反切，[98]「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元曲選》前後兩集，分別刊行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萬曆四十四年（1616）。此前，《重訂中原音韻》已經刊行十餘年，無法確定臧懋循「音釋」使用的反切是根據校正本或增註本。然翻切圈註本對明代劇作家的北曲創作與唱念，確然有具體的意義與貢獻。

翻切圈註本入派三聲的反切，對南方劇作家創作北曲的語音概念甚爲緊要。文字曲譜格律僅強調平聲（陰平、陽平皆可），故《中州音韻》平聲不分陰、陽，較不關緊要。但是從演唱北曲的角度，平聲分陰、陽卻非常重要。隨著宋元南戲的興起流播與明傳奇的盛行發展，北曲口法不存、音樂消亡。加之改良的崑山腔成爲劇壇主流，崑唱北曲，亦重視平聲分陰、陽，誠如沈寵綏〈四聲批窾〉云：「陰平字面，必須直唱，若字端低出而轉聲唱高，便肖陽平字面。陽平出口，雖繇低轉高，字面乃肖。」[99] 王文璧增註《中原音韻》成書刊刻傳世之時，正逢萬曆年間吳中地區崑山腔兼唱南北曲的風潮。或許王文璧

[97] 明・臧懋循：《元曲選・序》（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

[98]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第七章〈曲韻韻書〉，統計「音釋」的重點是入聲字，被音釋的入聲字占百分之三十。試舉李直夫《虎頭牌》第三折之音釋，其中有 14 個入聲字，將被釋字的反切與《中州音韻》對照，完全相同。頁 420。

[99] 沈寵綏：《度曲須知・四聲批窾》，頁 2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識到崑山腔對演唱北曲平聲分陰陽的重視，因此增註《中原音韻》回歸平聲分陰陽體例，同時呼應周德清強調「用陰字法與用陽用法」之別。例如北曲【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爲句，若以「昏黃後」歌之，「昏」字屬陰，歌「昏」字爲「渾」字則不叶；「黃」字屬陽，歌「黃昏後」則叶矣。[100]《中州音韻》刊行於弘治年間，當時崑山腔尚未蔚然成風；《重訂中原音韻》刊行之後，崑山腔蓬勃興盛，已達到「四方歌曲必宗吳門」的局面。沈寵綏踵繼沈璟「北叶《中原》，南遵《洪武》」，得以憑藉增註本的反切，爲《絃索辨訛》逐字音註，成爲北曲唱念的依據。又因《度曲須知》建構崑腔「體兼南北」的度曲論，《重訂中原音韻》進而成爲崑唱北曲咬字吐音的圭臬。

周德清《中原音韻》韻譜無音切無釋義；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讓無字天書的韻譜，對明代北曲填詞押韻有語音規範的具體意義；其後回歸周德清體例完成《重訂中原音韻》，更對崑腔度曲發揮「體兼南北」的實際功用。這當是王文璧始料未及的重大貢獻，亦是本文探索《中原音韻》的本與翻切圈註本相關議題時，在戲曲音韻跨領域研究中獲得的重要成果。

（責任校對：傅凱瑄）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撰，顧頡剛等點校：《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宋・陳彭年等著：《大宋重修廣韻》，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100] 周德清：《中原音韻・作詞十法》，頁 2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宋・陳彭年等著：《大宋重修廣韻》，余迺永校注：《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元・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收入任中敏編：《新曲苑》第 1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元刊本，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出版，1985 年。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壬戌（1922）十月古里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印元本，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1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據明正統辛酉（1441）訥菴本景印，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收入明・程明善輯：《嘯餘譜》，明萬曆四十七年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室。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弘治十七年刊本（1504），上海圖書館善本室。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內閣文庫本（1503-1504），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收入明・程明善輯：《嘯餘譜》，古歙趙善達校，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己未四十七年（1619）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2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西吳張漢重校，收入汪經昌校輯：《曲韻五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增註，明・葉以震校正：《中原音韻》，萬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辛丑（1601）大業堂刻本，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善本室。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增註，明・葉以震校正：《中原音韻》，國子監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室。

元・周德清編輯，明・王文璧增註，明・葉以震校正：《重訂中原音韻》，九思堂藏板，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

＊元・周德清編輯，張玉來、耿軍校：《中原音韻校本——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明・宋濂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

明・樂韶鳳等編：《洪武正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明・臧懋循：《元曲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

明・王驥德：《曲律》，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4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明・沈寵綏：《絃索辨訛》，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5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5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明・止雲居士編，白雪山人校：《新鐫出像點板北調萬壑清音》，收入王秋桂主編：《善本戲曲叢刊》第 4 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明・淩迪知：《萬姓統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清・李漁：《閒情偶寄》，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 7 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清・任之鼎、范正輅等撰：《秀水縣志》，康熙二十四年序刊本，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近人論著

王靜嫻：《明葉以震重訂中原音韻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位論文，馮蒸先生指導，2007 年 5 月。

史爲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何九盈：〈《中州音韻》述評〉，《中國語文》1988 年第 5 期，1988 年 9 月，頁 374-379。

＊何大安：〈中原音韻四論〉，未刊稿，2009 年 11 月。

李惠綿：〈從音韻學角度考察北曲度曲論的形成——論周德清「歌其字音必其字」的度曲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4 年 12 月，頁 141-184。

李惠綿：〈從音韻學角度論明代崑腔度曲論之形成與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75-119。

＊李惠綿：〈沈寵綏體兼南北的度曲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頁 295-340。

李新魁、麥耘：《韻學古籍述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周維培：《論中原音韻》，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

昌彼得、王德毅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4-1976年。

邵榮芬：《中原雅音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張玉來：〈《中原音韻》版本源流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 年第 1 期，2010 年 1 月，頁 16-24。

張竹梅：《中州音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許德寶：〈《中州音韻》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關係〉，《中國語文》 1989 年 第 4 期，頁 289-299。

許德寶：〈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韻》的初刻年代和諸版本的關係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語文》第 1 期，1991 年，頁 47-59。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

曾曉渝：〈《中原雅音》就是《中州音韻》質疑〉，《中國語文》1991 年第 1 期，頁 60-63。

馮　蒸：〈明清曲韻家對於漢語韻尾分析的貢獻——兼論「曲韻六部」說的創始人〉，收入馮蒸：《漢語音韻學論文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375-386。

楊耐思：〈《中原音韻》的版本〉，收入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4-7。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收入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4-45。

＊楊耐思：〈《中原音韻》入聲的性質〉，收入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46-65。

楊耐思：〈《中原音韻》研究概述〉，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原音韻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49-254。

楊福綿：〈近三十年臺灣省和海外《中原音韻》研究述評〉，收入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原音韻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255-269。

董同龢：《漢語音韻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 6 版。

＊寧繼福：《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

寧繼福：《洪武正韻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甯忌浮：《漢語韻書史・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趙萬里、冀淑英主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趙蔭棠：《中原音韻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 年。

劉能先、肖向東：〈周德清《中原音韻》版本淺深〉，《江西圖書館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刊》1987 年第 2 期，頁 34-38。

龍莊偉：〈論《中原雅音》與《中州音韻》的關係〉，《中國語文》1991 年第 6 期，頁 64-69。

顧學頡、王學奇：《元曲釋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嚴靈峰編輯：《書目類編》公藏類第 19、20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 年。

（**說明**：書名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He, D.-A. (2009). Zhong yuan yin yun si lun [Four theories on the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Unpublished thesis).

He, J.-Y. (1988). Zhong zhou yin yun shu ping [Comments on the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5), 374-379.

Li, H.-M. (2010). Shen Chong-Sui's cooperatio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opera in the theory of *duqu.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3), 295-340.

Ning, J.-F. (1985). *Zhong yuan yin yun biao gao* [Tables of rhymes in the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hangchun: Jilin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Ning, J.-F. (2009). *Han yu yun shu shi ming dai juan*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 dictionaries: Volume of the M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Yang, N.-S. (1981). Zhong yun yin yun ru sheng de xing zhi [Qualities of the entering tone characters in the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Yang N.-S, *Zhong yuan yin yun yin xi* [The sound system of the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pp. 46-65).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Zhang, Y.-L., & Geng, G.-X. (2013). *Zhong yuan yin yun jiao ben—Fu zhong zhou yue fu yun lei bian jiao ben* [Collated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ttached with collated and classified *Rhymes of the Central Area*]. Beijing: Zhonghua.

Zhou, D.-Q. (1985). *Zhong yuan yin yun*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Beijing: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Zhou, D.-Q. (Ed.). (1503-1504). *Zhong zhou yin yun* [Rhymes of the Central Area] (Wang W.-B., Collate.). Tokyo: National Achieves of Jap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Zhou, D.-Q. (Ed.). (1601). *Zhong yuan yin yun* [Rhym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Wang W.-B., Annot. Ye Y.-Zh., Collate.). Beijing: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Yuan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